

說郛

正四十七

12曾4  
6  
47





112  
6  
47



說郭目錄

身第四十七

行營雜錄 趙葵

江行雜錄 廖瑩中

聞見雜錄 蘇舜欽

養疴漫筆 趙潛

文昌雜錄 陳襄

遂昌雜錄 鄭元祐

宣政雜錄 江萬里



說郭目錄 身四十七



言子目金  
古杭雜錄

李有

錢塘遺事

劉一清

默記

王銍

行營雜錄

宋 趙葵

太祖初受周幼主命北討至陳橋爲三軍推戴時太  
后以下眷屬悉在定力院設齋有司來搜捕主僧令  
登閣而固其扃鑰俄大搜索僧給云皆散走不知所  
之矣甲士入寺升梯且發鑰見蛛網布滿其上而塵  
埃凝積若累年不曾開者乃相告曰是安得有人遂  
皆去有頃太祖已踐祚矣

太祖潛耀日常與一道士遊關河無定姓名自曰混





沌或又曰真無每劇飲爛醉且善歌能引其喉於杳冥之間作清微之聲時或一二句隨天風飄下惟太祖聞之曰金猴虎頭四真龍得真位至醒詰之則曰醉夢豈足憑邪至膺圖受禪之日乃庚申正月初四也自御極不再見下詔草澤徧訪之或見於輟轅道中或嵩洛間後十六載乃開寶乙亥歲也上已袂襖駕幸西沼道士忽醉坐水次木陰下笑揖上曰別來安善上大喜亟遣中人密引至後掖恐其遁急回蹕見之一如平時抵掌浩飲上曰久欲見汝決一事我

壽還得幾多在道士曰但今年十月二十日夜晴則可延一紀不爾則當速措置上酷留之俾居後苑苑吏或見宿於木末鳥巢中數日忽不見上切切記其語至所期之夕上御太清閣以望氣是夕果晴星斗明燦上心方喜俄而陰霾四起天地陡變雪雹驟降移仗下閣急傳宮鑰開門召開封尹卽太宗也延入內寢酌酒對飲宦官宮妾悉屏出但遙見燭影下太宗時或避席有不可勝之狀飲訖漏三鼓雪已數寸上引柱斧截雪顧太宗曰好做好做遂解帶就寢鼻



行營雜錄  
息如雷是夕太宗畱宿禁內將五鼓周廬者寂無所  
聞帝已崩矣

李後主歸朝後每懷故國且念嬪妾散落鬱鬱不自  
聊嘗作長短句簾外雨潺潺春意將闌羅衾不奈五  
更寒夢裏不知身是客一餉貪歡獨自莫凭闌無限  
關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  
意思悽惋不久下世

祥符中封禪事竣宰執對于後殿上曰治平無事久  
欲與卿等一處閒玩今日可矣遂引羣公及內侍數  
人入一小殿多有假山甚高山面有洞上旣入乃復  
招羣公從行初覺甚暗數十步則天宇豁然千峰百  
嶂雜花流水盡天下之偉觀少焉至一所重樓複閣  
金碧照耀有一道士貌亦奇古來揖上執禮甚恭上  
亦答之良厚邀上主席上再三遜謝然後坐羣臣再  
拜居道士之次所論皆玄妙之旨而牢醴之屬又非  
人間所見也鸞鶴舞庭除笙簫振林木至夕乃罷道  
士送上出門而別曰萬幾之暇無惜與諸公頻見過  
也復由舊路以歸臣下因以請于上上曰此道家所



謂蓬萊三山者也羣臣自失者累日後亦不復再往不知何術以致之也

慶曆三年有李京者爲小官吳鼎臣在侍從二人相與通家一日薦其友人於鼎臣求爲聞達於朝鼎臣卽繳書具奏之京坐貶官未行京妻謁鼎臣妻敘別鼎臣妻慙不出京妻立廳事召鼎臣幹僕語之曰我來雖爲往還之久欲求一別以爲乃公嘗有數帖與吾夫祝私事恐爾家以爲疑索火焚之而去

王嗣宗守邠土邠舊有狐王廟相傳能爲人禍福歲

時享祀祈禱不敢少怠至不敢道故嗣宗至郡集諸邑獵戶得百餘人以甲兵圍廟薰灌其穴殺百餘狐或云有大白狐從火中逸去其妖遂息後人復爲立廟則寂無靈矣嗣宗後帥長安處士种放者朝廷所尊禮每帥守至輒面數之嗣宗不服以言拒之放責數嗣宗聲色俱厲嗣宗怒以手批其頰先是眞宗有勅書令放有章奏卽附驛欲詣闕卽乘驛放遂乘驛訴於上前上特於嵩山之陽置書院以處之後嗣宗去郡有人贈詩曰終南處士威風減渭北妖狐窟穴



空嗣宗大喜歸告其子孫曰吾死更勿爲碑誌但石刻此詩置于墓旁吾其榮矣

僞蜀廣政末成都人唐季明因破一木中有紫文隸書太平兩字時以爲佳瑞有識者云不應此時須成都破後方見太平爾自王師平蜀頻施曠蕩之恩仍有太平興國之號

大中祥符六年絳州彰明縣崇仙觀栢柱上有木文如畫天尊狀毛髮眉目衣服履舄纖縷悉備知州比部員外郎劉宗言遂繪事奏聞奉旨令津置赴闕送

玉清昭應宮今川民皆圖畫供奉之

成都漆工艾延祚甲午歲爲賊所驅於郡治令造漆器五月六日忽聞鼓聲及南門火起乃天兵至郡也延祚窘甚緣上大树匿穠葉間見天兵往來搜捕殺戮狼籍至夜遂下樹卧積屍中及中宵聞數十人傳呼聲頗類將吏且無燭炬因竊視之不見其形但聞按籍點名僵屍聞呼一一應之惟不呼延祚乃知聖朝代叛討逆悉奉行天誅也

南唐胡則守江州堅壁不下曹翰攻之危急忽有旋



行營雜錄 五  
風吹片紙墜城中有詩曰由來秉節世無雙獨守孤  
城死不降何似知機早回首免教流血滿長江後城  
陷屠殺殆盡謂之洗城

人傳溫公西江月詞流播已久今又得一首名錦堂  
春云紅日遲遲虛廊轉影槐陰迤邐西斜彩筆工夫  
難狀晚景煙霞蝶尚不知春去漫繞幽砌尋花柰猛  
風過後縱有殘紅飛向誰家始知青鬢無價歎飄零  
官路荏苒年華今日笙歌叢裏特地咨嗟席上青衫  
濕透箒感舊何止琵琶怎不教人易老多少離愁散

在天涯

劉貢父爲中書舍人一日朝會幙次與三衛相鄰時  
諸帥兩人出軍伍有一水晶茶盃傳玩良久一帥曰  
不知何物所成瑩潔如此貢父隔幙謂之云諸公豈  
不識此乃多年老冰耳

慶曆中郎官呂覺者勘公事回因登對自陳衣緋已  
久乞改章服上曰待別差遣與卿換朕不欲因鞫獄  
與人息澤慮刻薄之徒望風希進加入人罪耳  
神考嘗問荆公卿曾看歐陽修五代史不對曰臣不



行營雜錄 六  
曾仔細看但見每篇首必曰嗚呼是豈五代時事乎  
可歎者乎

昭陵上賓前一月每夜太廟中有哭聲不敢奏一日  
太宗神御前香案自壞

元祐癸酉九月一日夜開寶寺塔表裏通明徹旦禁  
中夜遣中使齋降御香寺門已閉既開寺僧皆不知  
也寺中塑之無所見去寺漸明後二日宣仁上仙

國家開寶中所鑄錢文曰宋通元寶至寶元中則皇  
宋通寶近世錢文皆著年號惟此二錢不然者以年  
號有寶字文不可重也

皇女爲公主其夫必拜駙馬都尉故謂之駙馬宗室  
女封郡主者謂其夫爲郡馬縣主者爲縣馬不知何  
義

神廟一日行後苑見牧豎猪者問何所用牧者曰自  
太祖來常令畜之自稚養以至大則殺之又養稚者  
累朝不敢易亦不知何用神廟沈思久之詔付所司  
禁中自今不得復畜月餘忽獲妖人急欲血澆之禁  
中卒不能致方悟祖宗遠略



司馬溫公隧碑賜名清忠粹德紹聖初毀磨之際大風走石群吏莫敢近獨有一匠氏揮斤而擊未盡碎忽仆碑下而死

東坡仁宗朝登進士科復應制科擢居異等英宗朝判鳳翔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宰相限以近例且欲召試秘閣上曰未知其能否故試之如軾豈不能邪宰相猶難之及試又入優等遂直史館神宗朝以議新法不合補外李定之徒媒孽其詩文有訕上語下詔獄欲寘之死上獨庇之得出方在獄時宰相舉軾

詩云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此不臣也上曰詩人之詞安可如此推求時相語塞上一日與近臣論人才因曰軾方古人孰比近臣曰頗似李白上曰不然白有軾之才無軾之學累有意復用而言者力沮之一日忽出手札曰蘇軾黜居思咎閱歲茲深人材實難不忍終棄因量移臨汝哲宗朝起知登州召爲南宮舍人不數月遷西掖遂登翰苑紹聖後熙豐諸臣當國元祐諸臣例遷謫崇觀間京卞用事拘以黨籍禁其文辭墨迹而毀之政和間忽弛其禁



求軾墨迹甚銳人莫知其由或傳徽宗親臨寶籙宮  
 醮筵其主醮道流拜章伏地久之方起上詰其故答  
 曰適至上帝所值奎宿奏事良久方畢始能達其章  
 也上歎訝久之問曰奎宿何神為之所奏何事對曰  
 所奏事不可知為此宿者即本朝蘇軾也上大驚不  
 惟弛其禁且欲玩其詞翰一時士大夫遂從風而靡  
 道君皇帝大觀二年戊子秋八月以易數一一口又  
 又一乃御製易運碑刻之延福殿東壁其略曰始建  
 元基 高宗御 紹興德壽 謂紹興年 承太乙 循運盡在

陽九之數

高宗聖壽八十一歲

祖傳甲庚吉

太祖子孫再傳

建炎炎共

盛之勢

建炎年號

奈何五行逆順天地之數非由人致朕

嘗聞易孰善本基庚子辛丑禍起東南

謂方臘

肇動干

戈元衝立劫壬寅癸卯

宣和間天下大亂

亦云哀哉甲辰乙

巳

與金虜夾攻蕪山

丙午丁未

金虜入寇二帝北狩

內有丙火天下生

靈塗炭至半

是時天下大亂

江表之虞

駕幸江表

莫知何辜戊申

巳酉

高宗初立

時正災劫

金虜渡江苗劉內變

庚戌辛亥偏重勢輕

高宗航海劉

壬子癸丑後成改建

改元紹興

甲寅乙卯立

應豐穰

是年大有

丙辰丁巳朕已何在

徽宗以紹興五年崩

祖宗復



有中興之後

是年孝宗以建國公進封晉安郡王復紹太祖之後云云其後事

皆歷驗信乎聖哲先知之明因往推來在天數者果不可道與

初陳橋兵變太祖整軍從仁和門入建炎南渡御蹕過杭聞縣名曰仁和上甚喜曰此京師門名也遂有定都之意

道教之方盛也一時詔命章表皆指佛爲金狄焉試舉其略政和元年四月詔曰朕每澄神默受帝命訂正訛俗閔中華被金狄之教盛行而至真之道未正

宣和三年十一月詔曰意金狄胡風陰邪之氣源流派分使信者以寂滅爲樂豈非陰氣襲而陽魄散邪林靈素凡四五表皆以金狄爲語如賀神霄降云蠢金狄之成群于丹霄之正法如謝駕幸寶籙院聽講大洞經云幸際玉霄之主是膺金狄之風又云金狄至而華風變又云黜鋪金狄之魔而宣和元年道德院方奏金芝生車駕幸觀因幸蔡京家鳴鸞堂置酒時蔡京有詩徽宗卽席賜和曰道德方今喜迭興萬邦從化本天成定知金帝來爲主不待春風便發生



其後女真起海上滅遼陷中原以金爲國號識金狄之禍而金帝之來不待春風蓋虜以靖康元年冬犯京師以閏十一月二十五日城陷時太史預借春出土牛以迎新歲竟無補於事則徽宗賜和之句甚符其識可深歎哉

監左帑龍舒張宣義嘗言有親戚宦遊西蜀路經襄漢晚投一店行戶外忽見旁左側上有一人無首以爲鬼也主人云尊官不須驚此人也非鬼也往年因患瘰癧病勢蔓衍一旦頭忽墮脫家人以爲不可救

而竟不死自此每有所需則以手指畫但日以粥湯灌之至今猶存耳又云岳侯軍中一兵犯法梟首妻方懷妊後誕一子如常人而首極細軀幹甚偉首僅如拳眉目皆如刻畫則知胞胎所係父母相爲感應

嘉興精嚴寺大刹也僧造一殿中塑大佛詭言婦人無子者祈禱于此獨寢一宵卽有子殿門令其家人自封鎖蓋僧於房中穴地道直透佛腹穿頂而出夜與婦人合婦人驚問則云我是佛州人之婦多陷其



術次日不敢言有仕族妻亦往求嗣中夜僧忽造前  
既不能免卽嚙其鼻僧去翊日其家遣人遍於寺中  
物色見一僧臥病以被韜面揭而視之鼻果有傷掩  
捕聞官時韓彥古子師爲郡將流其僧廢其寺  
豐有俊字宅之四明人登青樓偶見小倡疑故人女  
累目之女亦悟酒罷留宿女羞澁良久乃入曰豐官  
人識妾否詰之果故人女豐曰某所以留者以坐間  
不敢問也且各寢必有以處汝娼遂退豐與京尹有  
契明日以白尹且云某僅有錢百千從公更貸二百

千嫁之尹嘉其誼卽取入府厚奩具擇良士嫁焉尹  
卽王宣子佐也

天台宋氏家本富後貧鬻廬於鄰價成作詩曰自歎  
年來剌骨貧吾廬今已屬西鄰殷勤說與東園柈他  
日相逢是路人富者見詩惻然卽以券還之亦不索  
其直鄉人嘉其誼

有夫出外而妻獨居者忽夜半見一道人從空而下  
逼與爲淫婦入室取刀爲誓曰汝若逼我有死而已  
相持至曉乃一喫菜事魔人也信哉邪之不可干正



也如此

馬裕齋知處州禁民捕蛙有一村民犯禁乃將冬瓜切作蓋剗空其腹實蛙于中黎明持入城爲門卒所捕械至于庭公心恠之問曰汝何時捕此蛙答曰夜半有知者否曰唯妻知公追其妻詰之乃妻與人通俾妻教夫如此又先往語門卒以收捕意欲隔夫於罪而據其妻也公窮究其罪遂寘妻并姦夫於法初隆祐太后升遐朝廷欲建山陵大臣謂諸帝陵寢今在伊洛不日復中原卽歸祔矣宜以攢宮爲名遂

卜吉於會稽民間冢墓附近者往往他徙高宗思陵興役之際孝宗密勅無輒壞民墓其愛物之心一至於此文王澤及枯骨未足多也

○有士人貧甚夜則露香祈天益久不懈一夕忽聞空中語曰帝閱汝誠使我問汝所欲士答曰某所欲甚微非敢過望但願此生衣食麤足逍遙山水間以終其身足矣空中大笑曰此上界神仙之樂何可易得若求富貴則可矣予因歷數古人極貴念歸而終不遂者皆是蓋清樂天所靳惜百倍於功名爵祿也



歐公甥女適夫張氏夫死攜孤女歸父家嫁公族子  
晟晟之官至宿州赴郡宴歸而失其舟至京師捕得  
之開封府勘乃稍人與晟妾通妻知而欲笞之反爲  
妾所誘併與稍人通府尹承當路風旨令張氏引公  
以自解獄奏仁宗大駭遣中使王昭明監勘而張氏  
反異公遂得明白猶坐以張氏匱具買田作歐陽戶  
名出知滁州

松陽縣民有被毆經縣驗傷翊日引驗了無癩痕宰  
恠而詰之乃仇家使人要歸飲以熟麻油酒臥之火  
燒地上覺而疼腫盡消又有 中創血如箭出醫

者以炒原蠶蛾末傳之立愈又云前方亦治跌撲後  
方大治金瘡

孝宗留心經術無所不涉奏對官被顧問者多致失  
措有王過者蜀人上殿孝宗驟問曰李融字若川謂  
何過卽對曰天地之氣融而爲川結而爲山李融之  
字若川如元結之字次山也上大喜遂詔改官密院  
編修

紹興中金人遣其祕書監劉陶來聘因問岳飛以何



罪而死館伴者無以對但曰意欲謀叛爲部將所告以抵誅陶曰江南忠臣善用兵者止有岳飛所至紀律甚嚴秋毫無犯所謂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以爲我擒如飛者其亦江南之范增乎館伴者默不能對秦檜聞之約束勿奏俄以不職貶其人

行都崇新門外鹿花寺乃殿帥楊存中郡王特建以處北地流寓僧一歲元宵側近營婦連夜入寺觀燈有殿司將官妻同一女往觀乃爲數僧引入房中置酒盛饌逼令其醉遂留宿於幽室遽殺母而留女女

不敢哀及半年三僧盡出其房窗外乃是野地女因窺窻見一卒在地打草呼近窻下備語前事可急往某寨某將家報知速來取我卒如言往報將官卽告楊帥帥令人告報本寺云來日郡王自齋合寺僧行人力本府自遣廚子排齋至是坐定每二卒擒下一僧合寺僧行人力盡縛之又令百餘卒破其寺果得此女見父號慟遂綁三人王首送所屬依法施行而毀其寺逐去諸髡



江行雜錄

宋 廖瑩中

肅宗在春宮嘗與諸王從玄宗詣太清宮有龍見于殿之東梁玄宗目之顧問諸王有所見乎皆曰無之問太子太子俛而未對上問頭在何處曰在東上撫之曰真我兒也

和政公主肅宗第三女也降柳渾肅宗宴于宮中女優有弄假官戲其綠衣秉簡者謂之叅軍椿天寶末蕃將阿布思伏法其妻配掖庭亾使隸樂工是日遂



爲假官之長所謂椿者及侍宴皆笑樂公主獨俛首  
舉目不視上問其故公主曰禁中侍女不少何必須  
此人使阿布思真逆人也其妻亦同刑人不合近王  
尊之座果冤橫又豈忍使妻與羣優雜處爲笑謔之  
具哉妾雖至愚深以爲不可上亦憫惻遂罷戲而免  
阿布思之妻由是賢重公主

令狐文公除守兗州州境方旱米價甚高公至首問  
米價幾何州有幾倉屈指獨語曰舊價若干四倉各  
出米若干以若干定價糶則可以賑救矣左右聽之

流語遍郡中富人競發所畜物價乃平人心欣然  
賈耽精於術數有一叟失牛詣桑國師占師曰爾牛  
在賈相公帽筒中叟迎公首訴之公笑取筒中式盤  
據鞍作卦曰爾牛在安國觀之門後大槐鵲巢中便  
往探視見旁有人繫牛乃獲盜牛者  
牛奇章帥維揚杜牧在幕中夜多微服逸遊公聞之  
以街子數輩潛隨護之以防不虞後牧之以拾遺召  
臨別公以縱逸爲戒牧之始猶諱之公命取一篋皆  
街子報帖云杜書記平善乃大感服



江行雜錄  
杜牧之阿房宮賦云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  
陸倕作長城賦云千城絕長城列秦民竭秦君滅倕  
輩行在牧之前則阿房宮賦又祖長城句法矣牧之  
云明星熒熒開粧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鬟也渭流漲  
膩棄脂水也煙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過  
也輾輾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盛言秦之奢侈楊敬  
之作華山賦有云見若咫尺田千畝矣見若環堵城  
千雉矣見若杯水池百里矣見若蟻蛭臺九層矣蜂  
窠聯聯起阿房矣小星熒熒焚咸陽矣華山賦杜司

徒佑已常稱之牧之乃佑孫亦是勸敞之所作信矣  
文章以不蹈襲爲難也

元相國之鎮江夏也嘗秋夕登黃鶴樓遙望海江之  
濱有光若殘星焉乃令親信往觀之遂擢小舟直至  
江所乃釣船也詢彼漁云適獲一鯉光則無之親信  
乃携鯉而來旣登樓命庖人剖之腹中得古鏡二如  
古錢大以面相合背則隱起雙龍雖小而鱗鬣髯爪  
悉具旣磨瑩則常有光耀公寶之置巾箱中及相國  
薨鏡亦亡去



外王父中書令晉國公宣宗朝再啓黃閣不協比於  
權道惟以公諒宰大政四方有請訴礙於法者必固  
爭不已由是征鎮忌焉然志尚典籍雖門施行馬庭  
列鳧鍾而尋繹未嘗稍倦於永寧里第別構書齋每  
退朝獨處其中愉愉如也大中三年因請假將入齋  
惟所擾卑脚犬花鴨從旣啓扉而花鴨連銜公衣却  
行叱去復至旣入閤花鳥仰視吠轉急公亦疑之乃  
匣中拔千金劔按於膝上向空祝之曰若有異類陰  
物可出相見吾乃大丈夫豈懾於鬼輩而相迫邪言

訖歛有物從梁上墜地乃人也朱髮衣短褐衣色貌  
黝瘦頓首連拜惟曰死罪公止之且詢其姓名何爲  
對曰李龜壽盧龍塞人也或有厚賂龜壽令不利於  
公龜壽上感鈞化復爲花鴨所驚形不能匿令公若  
貫龜壽萬死之罪願以餘生服事台鼎公曰待汝以  
不死遂命元從都押衙傅存隸之明日且有婦人至  
第門服裝單急曳履而抱持襁嬰請於闈曰幸爲呼  
李龜壽龜壽乃出其妻且曰訝君稍遲昨夜半自前  
來相見耳遂與龜壽同止及公薨龜壽盡室亡去



白樂天詩云倦倚繡牀愁不動緩垂綠帶髻鬟低遼陽春盡無消息夜合花開日又西好事者化爲倦繡

圖

梁太祖統四鎮日名溫與崔相國連構大事崔每奏太祖忠赤委之關東國無患矣昭宗遂勅太祖改名全忠誠者曰全字人王也又在中心其不可也近臣亦奏上方悔焉勅命旣行追之莫及後果篡大位是時四方天下其在中心賜名之應也

王平甫云花蕊宮詞三十二首今考王恭簡續成初

集記纔二十八首盡筆於此庶真贗了然五雲樓閣鳳城間花木長新月閒三十六宮連內苑太平天子坐崑山會真廣殿約宮牆樓閣相扶接太陽靜甃玉堦橫水岸御爐香燕撲龍牀龍池九曲遠相通楊柳絲牽兩岸風長似江南好春景畫船來去碧波中東內斜將紫禁逼龍池鳳苑夾城中曉鐘聲斷嚴妝罷院院紗牕誨日紅殿名新立號重光島上池臺盡改張但是一人行幸處黃金閣內鎖牙牀安排諸院接行廊水鑑周回十里強青錦地衣紅繡毯盡鋪龍



腦鬱金香夾城門與內門通朝罷巡遊到苑中每日  
中官祇候處滿堤紅豔立春風厨船進食簇時新侍  
坐無非列近臣日午殿頭宣素膾隔花催喚打魚人  
立春日進內園花紅蕊輕輕嫩淺霞跪到玉堦猶帶  
露一時宣賜與宮娃三面宮城近夾墻苑中池水白  
茫茫亦從獅子門前入旋見亭臺繞岸傍離宮別院  
繞宮城金板輕敲合鳳笙夜夜月明花樹底傍池長  
有按歌聲御製新翻曲子成六宮纔唱未知名盡將  
感樂來抄譜先按君王玉笛聲旋移紅樹刷青苔宣

使龍池再鑿開展得綠波寬似海水心樓殿勝蓬萊  
太虛高閣凌波殿背倚城墻面浸池諸院各分娘子  
位羊車到處不教知脩儀承寵往龍池掃地焚香日  
午時等候大家來院裏看教鸚鵡念宮詩才人出入  
每相隨筆硯將來繞曲池張向綵牋書大字忽防禦  
製寫新詩六宮官職總新除宮女安排入畫圖二十  
四司分六局御前頻見錯相呼春風一面晚妝成偷  
折花枝傍水行却被內監遙覩見故將紅豆打黃鶯  
梨園弟子簇池頭小樂携來候燕遊旋把銀笙先按



拍海棠花下合梁州殿前排燕賞花開宮女侵晨探  
幾回斜望花開遙舉袖傳聲先喚近臣來小毬場近  
曲池頭宣喚勳臣試打毬先向畫廊拚御幄管絃聲  
動立浮油供奉頭籌不敢爭上棚專喚近臣名內人  
酌酒纔宣賜馬上齊呼萬歲聲殿前宮女總纖腰初  
學乘騎怯又嬌上得馬來纔似走幾回拋鞚抱鞍橋  
自教宮娥學打毬玉鞍初跨柳腰柔上棚知是官家  
認遍遍長嬴第一籌翔鸞閣外夕陽天樹影花光水  
接連望見內家來在處水門斜過罨樓船內人追逐

采蓮時驚起沙鷗兩岸飛蘭棹把來齊拍水並船相  
調濕羅衣新秋女伴各相逢罨畫船飛別浦中旋折  
荷花伴歌舞夕陽斜照滿衣紅月頭支給買花錢滿  
殿宮娥盡十千遇著唱名多不應含羞急過御牀前  
周恭帝幼冲軍政多決於韓通通愚懷太祖英資有  
度量多智略屢立戰功由是將士皆愛服歸心焉及  
將北征京師民間諠言出軍之日當立點檢爲天子  
富室或挈家逃匿於外州獨宮中不之知太祖懼密  
以告家人曰外間詢詢如此將若之何太祖姊或云  
卽魏



江行錄金  
氏長方在厨引麴杖逐太祖擊之曰大丈夫臨大事  
公主  
可否當自決胸懷乃來家間恐怖婦女何爲  
太祖之自陳橋還也太夫人在氏方設齋於定力院  
聞變王夫人懼杜太夫人曰吾兒平生奇異人皆言  
當極貴何憂也言笑自若是日太祖卽位契丹北漢  
兵皆退

京都中下之戶不重生男每生女則愛護如捧璧擎  
珠甫長成則隨其姿質教以藝業用備士大夫採拾  
娛侍名目不一有所謂身邊人本事人供過人針線  
人堂前人劇雜人拆洗人琴童棋童厨娘等級截乎  
不紊就中厨娘最爲下色然非極富貴家不可用余  
以寶祐丁巳參闕寓江陵嘗聞時官中有舉其族人  
置厨娘事首末甚悉謾書之以發一笑其嫠人名某  
者奮身寒素已歷二倅一守然受用澹泊不改儒家  
之風偶奉祠居里使嬖不足使令飲饌且大粗率守  
念昔畱某官處晚膳出京都厨娘調羹極可口適有  
便介如京謾作承受人書託以物色費不屑較未幾  
承受人復書曰得之矣其人年可二十餘近回自府



江行雜錄  
第有容藝能算能書旦夕遣以詣直不旬月果至初  
憇五里頭時遣脚夫先申狀來乃其親筆也字畫端  
楷歷敘慶幸卽日伏事左右末乞以四轎接取庶成  
體面辭甚委曲殆非庸碌女子所可及守一見爲之  
破顏及入門容止循雅紅裙翠裳參視左右乃退守  
大過所望少選親朋皆議舉杯爲賀厨娘厨娘遽至  
使厨請曰未可展會明日且是常食五杯五分厨娘  
請食品菜品資次出書以示之食品第一爲羊頭僉  
菜品第一爲蔥薹餘皆易辨者厨娘謹奉旨教舉筆

硯具物料內羊頭僉五分各用羊頭十個蔥薹五牒  
合用蔥五斤他物稱是守固疑其妄然未欲遽示以  
儉鄙姑從之而密覘其所用翊旦厨師告物料齊厨  
娘發行匱取鍋鈔盂勺湯盤之屬令小婢先捧以行  
燿燦耀目皆白金所爲大約計該五七十兩至如刀  
砧雜器亦一一精緻傍觀嘖嘖厨娘更圍襖圍裙銀  
索攀膊掉臂而入據坐胡牀切徐起取抹批嚮慣熟  
條理真有運斤成風之勢其治羊頭也漉置几上別  
留臉肉餘悉擲之地衆問其故厨娘曰此皆非貴人



所食矣衆爲拾頓他所厨娘笑曰若輩真狗子也衆雖怒無語以荅其治蔥韭也取蔥微微過沸湯悉去鬚葉視楪之大小分寸而截之又除其外數重取條心之似韭黃者以淡酒醃浸漬餘棄置了不惜凡所供備馨香脆美濟楚細膩難以盡其形容食者舉筋無羸餘相顧稱好旣撤席厨娘整襟再拜曰此日試厨萬幸白意須照例守方遲難厨娘曰豈非待檢例邪探囊取數幅紙以獻曰是昨在某官處所得支賜刊單也守視之其例每展會支賜絹帛或至百疋錢

或至三二百千無虛拘者守破慳勉強私竊喟歎曰吾輩事力單薄此等筵宴不宜常舉此等厨娘不宜常用不兩月託以他事善遣以還其可笑如此温公之仕崇福春夏多在洛秋冬在夏縣每日與本縣從學者十許人講書用一大竹筒筒內貯竹簽上書學生姓名講後一日卽抽簽令講講不通則微數責之公每五日作一暖講一杯一飯一麵一肉一菜而已公先隴在鳴條山墳所有餘慶寺公一日省墳止寺中有父老五六輩上謁云欲獻薄禮乃用瓦盆



盛粟米飯瓦罐盛菜羹真飯土簋啜土鋤也公享之如太牢既畢復前啓曰某等聞端明在縣日爲諸生講書村人不及往聽今幸略說公卽取紙筆書庶人章講之既已復前白曰自天子章以下各有毛詩兩句此獨無有何也公默然許謝曰某平生慮不及此當思其所以奉答村父笑而去每見人曰我講書曾難創思馬端明公聞之不介意

建炎已酉秋杭州清波門裏竹園山平地涌血須臾成池腥聞數里明年金人殺戮萬人卽暗竹園也熙寧八年冬杭州地涌血者三最後流入于河腥不可

聞

有稱中興野人和東坡念奴嬌詞題吳江橋上車駕巡師江表過而覩之詔物色其人不復見矣詞云炎精中否歎人材委靡都無英物胡虜長驅三犯闕誰作長城堅壁萬國奔騰兩宮幽陷此恨何時雪草廬三顧豈無高臥賢傑天心眷我中興吾皇神武踵曾孫周發河嶽封疆俱効順狂虜會須灰滅翠羽南巡扣關無語徒有衝冠髮孤忠耿耿劒鋒冷浸秋月



古者尚書令史防禁甚密宋法令史白事不得宿外  
雖八座命亦不許李唐令史不得出入夜鎖之韓愈  
爲吏部侍郎乃曰人所以畏鬼以其不見鬼如可見  
則人不畏矣選人不得見令史故令史勢重任其出  
入則勢自輕不禁吏出入自文公始

徽宗北狩四太子請王婉容爲粘罕子婦上遣之曰  
好事新主及行大哭曰何忍以一身事兩主就輿中  
以匱刀自刎太子曰南宋大臣未有如此者擇地葬  
之至碑曰貞婦冢

光堯聖壽太上皇帝當內修外攘之際尤以文德服  
遠至於宸章睿藻日星昭垂者非一紹興二十八年  
將郊祀有司以太常樂章篇序失次文義弗協請遵  
真宗仁宗朝故事親製祭享樂章詔從之自郊社宗  
廟原廟等共十有四章肆筆而成睿思雅正宸文典  
瞻所謂大哉王言也至於一時間適寓景而作則有  
漁父辭十五章又清新簡遠備騷雅之體其辭有曰  
薄晚煙林淡翠微江邊秋月已明輝縱遠柁適天機  
水底閒雲片段飛又曰青草開時已過船錦鱗躍處



浪痕圓竹葉酒柳花瓊有意沙鷗伴我眠又曰水涵  
微影湛虛明小笠輕簑未易晴明鏡裏縠紋生白鷺  
飛來空外聲辭不能盡載觀此數篇雖古之騷人詞  
客老於江湖擅名一時者不能企及

通判監酒趙詩者昔在學校嘗因齋生熟寐與衆戲  
以香燭花果楮錢之類設供於臥榻前而潛伺之寢  
者既覺見之曰我已死邪因唏噓不已少頃復寐久  
不起視之真死矣乃徹供設之物相與秘之斯人豈  
乍覺見此神魂驚散遂不復還體也邪事有不可知

者



聞見雜錄

宋 蘇舜欽

太祖爲殿前都點檢有殿直衝節執詣樞府樞相王  
朴曰太尉軍制殿直庭臣無迴避禮後太祖每曰安  
得如王朴者相之  
故事執政奏事坐論殿上太祖卽位之明日執政登  
殿上曰朕目昏持文字近前執政至榻前密遣中使  
撤其坐執政立奏事自此始也  
慈聖光獻皇后養女范觀音得幸仁宗溫成患之一



日歲大旱仁宗祈雨甚切至然臂香以禱宮人內璫  
皆然祈雨之術備盡天意弗荅上心憂懼溫成養母  
賈氏宮中謂之賈婆婆威動六宮時相認之以爲其  
姑乃陰謂丞相請出宮人以弭災變上從之溫成乃  
曰上非出所親厚者莫能感天意首出其養女以率  
六宮范氏遂被出而雨未至上問臺官李東之曰惟  
冊免議未行耳是夕鎖院賈氏營救不獲時相從工  
部侍郎拜武鎮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北  
京兩遂靈

先公爲諫官論王德用進女口仁宗初詰之曰此宮  
禁事卿何從知先公曰臣職在風聞有之則陛下當  
改無之則爲妄傳何至詰其從來也仁宗笑曰朕真  
宗子卿王某子與他人不同自有世契德用所進女  
口實有之在朕左右亦共親近且留之如何先公曰  
若在疏遠雖留可也臣之所論正恐親近仁宗色動  
呼近璫曰王德用所進女口各支錢三百頭卽今令  
出內東門了急來遂涕下先公曰陛下旣以臣奏爲  
然亦不須如此之遽且入禁中徐遣之上曰朕雖爲



帝王然人情同耳苟見其涕泣不忍出則恐朕亦不能出之卿且留此以待報先公曰陛下從諫古之哲王所未有天下社稷幸甚久之中使奏宮女已出門矣上復動容而起

李和文都尉好士一日召從官呼左右軍官妓置會夜午臺官論之楊文公以告先公不荅退以紅箋書小詩以遺和文且以不得預會爲恨明日真宗出章疏先公曰臣嘗知之亦遺其詩恨不得往也太平無象此其象乎上意遂釋

丁晉公嘗忌楊文公一日詣晉公既拜而髯拂地晉公曰內翰拜時鬚撒地楊起視其仰塵曰相公坐處幕漫天時人稱其敏而有理

太祖一日幸後苑賞牡丹召宮妃將置酒得幸者以疾辭再召復不至上乃親折一枝過其舍而簪于髻上上還輒取花擲地上顧之曰我辛勤得天下乃欲以一婦人敗之邪卽引佩刀截其腕而去

金城夫人得幸太祖頗恃寵一日宴射後苑上酌巨觥以勸太宗太宗固辭上復勸之太宗顧庭中日金



城夫人親折此花來乃飲上遂命之太宗引弓射而殺之再拜而泣抱太祖足曰陛下方得天下宜爲社稷自重而上飲射如故

張乖崖布衣時客長安旅次聞鄰家夜聚哭甚悲訊之其家無他故乖崖詰其主人力叩之主人遂以實告曰某在官不自慎嘗私用官錢爲家僕所持欲娶長女拒之則畏禍從之則女子失節約在朝夕所以舉家悲泣也乖崖明日至門首俟其僕出卽曰我白汝主假汝至一親家僕遲遲強之而去出城尋馬

前至崖間卽數其罪僕倉皇間以刃揮墜崖中歸告其鄰曰僕已不復來矣速歸汝鄉後當謹於事也太祖卽位方鎮多偃蹇所謂十兄弟者是也上一日召諸方鎮授以弓劍人馳一騎與之私出固子門大林中下馬酌酒上語方鎮曰此間無人爾輩要作官家者可殺我而爲之方鎮伏地戰恐上再三諭之伏地不敢對上曰爾輩是真欲我爲主邪方鎮皆再拜呼萬歲上曰爾輩旣欲我爲天下主爾輩當盡臣節今後母或偃蹇方鎮復再拜呼萬歲與飲盡醉而歸



聞見錄 四  
李文靖端默寡言堂下花檻傾圮經歲不開家人一日語之文靖不荅累以爲言文靖曰豈以此故動吾一念哉亦不之問

廣東老媪江邊得巨蚌剖之得大珠歸而藏之絮中夜轍飛去及曉復還媪懼失去以大釜煮之至夜有光燭天隣里驚之以爲火也競往赴之光自釜出乃珠也明日納于官府今在韶州軍資庫予嘗見之其大如彈丸狀如水精非蚌珠也其中有北斗七星隱然而見煮之半枯矣故郡不敢貢于朝

金州道左有石洞入洞十里有石門門間有仙人像半掩扉外又有白石龍一條觀者必秉炬而入有落燼卽旋去之每旱必往祈請及出洞門必有書字記雨之多少商人或過洞外必森然心動莫不加敬夔峽將至灩澦堆峽左巖上有題聖泉二字泉上有大石謂之洞石而初無泉也過者擊石大呼則水自石下出予嘗往焚香俾舟人擊而呼之曰山神土地人渴矣久之不報一卒無室家復大呼曰龍王萬姓渴矣隨聲水注時正月雪下其水如湯或曰夏則如



水凡呼者必以萬歲別以龍王而呼之水於是出矣  
揚州后土廟有瓊花一株宋丞相郊構亭花側榜曰  
無雙謂天下無別株也仁宗慶曆中嘗分植禁中明  
春輒枯遂復載還廟中鬱茂如故

張文懿爲射洪令時出城遇村寺老僧于道邂逅過  
之亦必出迎文懿恠而詰之僧曰長官來則山神夜  
夢告某曰相公至矣一日復往而僧不出文懿曰不  
出何也僧謝曰神不我告也文懿以爲誕使僧問其  
所以夜夢告曰長官誤斷殺牛事天符已下不復相

矣文懿驚駭省之果嘗有殺牛事也遂復改正明日  
再過寺僧復出曰昨夕山神云長官復爲相明日當  
來但減筭爾後文懿再入中書

太宗卽位以太祖諸子並稱皇子嘗曰猶我子也何  
有分別其後皇族遂不以疏密尊卑皆加皇字故有  
皇兄之類非典故也予丞宗正嘗建言乞如春秋之  
制各冠其父祖所封國曰王子公孫皇字惟皇子得  
稱焉時相呂申公喻太常少卿梁燾阻格不行宗正  
寺玉牒仙源類譜皇屬籍自慶曆八年張文定以翰



林學士爲宗正寺修玉牒官修進之後至元祐元年  
凡四十五年玉牒官皆一時名人宗次道輩是也未  
嘗成書神宗朝官制行分隸宗正寺至予爲丞方建  
明修完其間最難取會者宮禁中事與皇族女夫官  
位耳蓋慶曆前皇族女尚少至元祐間不下萬員予  
請於朝宮禁事乞會內侍省御藥院皇族女夫附于  
屬籍不必書其官但書某人可也朝旨從之遂獲成  
書然玉牒事迹皆取三省樞密院時政記與日曆修  
著其禁甚嚴元祐末遂令史院官修撰送宗正寺書

錄蓋丞失其人非典故與官制也自予罷丞今十餘  
年不聞復進書矣國書嚴奉未有如玉牒者祖宗以  
來用金花白羅紙金花紅羅縹黃金軸神宗時詔爲  
黃金梵策以軸大難披閱也予進神宗玉牒始用此  
制又以黃金爲匣鎖鑰皆黃金也進畢奉安於太廟  
南宗正寺玉牒殿予初白報正官乞修寺書自司馬  
丞相呂丞相而下無一人知此典制者皆曰玉牒用  
玉簡刊刻如冊者也其玉牒典制尚不悉知書之廢  
亦宜矣



卷之四 漫筆

宋 趙潛

靖康之變中原爲虜地當時高人勝士陷沒者不少  
紹興庚申辛酉河南關陝暫復有自關中驛舍壁間  
得詩二絕云鞞鼓轟轟聲徹天中原廬井半蕭然鶯  
花不管興亡事妝點春光似去年又云渭平沙淺鴈  
來棲渭漲沙移鴈不歸江海一身多少事清風明月  
淚霑衣

張南軒晚得奇疾虛陽不祕每嘆曰養心莫善於寡



欲吾平生理會何事而心失所養乎竟莫能治踰年而卒就歛通身透明腑臟筋骨歷歷可數瑩徹如水晶自昔醫書不載此疾之症

翟欽甫者金人也衆飲清菴欽甫偶至衆不之識俾賦清菴詩欽甫故拙起句云爲問清菴何以清衆拍手大笑及賦第二句霜天明月照蓬瀛衆失色連賦廣寒宮裏琴三弄白玉樓頭笛一聲金井玉壺秋水冷石田茅屋暮雲平夜來一枕遊仙夢十二瑤臺獨自行衆愧謝延之上坐

嘉泰間內臣李大謙於行都九里松玉泉寺側建功德寺役工數內有漆匠張某者天台人偶春夜出浴回於道中遇一老嫗挽入小門暗中以手捫壁隨嫗而行但覺是布幙轉經數曲至一室中使就物坐此嫗乃去繼有一尼携燈至又見四壁皆有青赤衣帷遮護終不知是何地此尼又引經數曲及至一室燈燭酒殺器皿一一畢備俱非中下人家所有張見之驚異亦不敢問其所以且疑且喜尼往頃時復至後有一婦人隨來容美非常惟不冠飾張殊畏懼尼逼



使坐遂召前嫗命酒殺數盤此婦人更不一語尼云  
已晚矣張但懇尼云匠者無錢尼終不顧遂令就寢  
尼執燈扃戶而去張屢詢所來及姓名而婦人竟無  
一語疑爲瘖疾至鐘動尼復至啓鑰喚張起如前令  
嫗引出亦摸布壁行覺至一門非先來所經此嫗令  
出街可至役所張如夢寐中行至一街迨曉卽離役  
所二里許後循路歸其董役者責之及聞此事使人  
徧訪終不得其原所入門域衆皆謂遇鬼物而有一  
木匠云固寵借種耳

建隆中曹彬潘美伐江南城旣破李煜白衫紗帽見  
二公先見潘設拜潘答之次見曹譏拜曹使人明語  
之曰介胄在身拜不及答識者善之二公先登舟召  
煜飲茶船前獨設一木脚道煜嚮之國主儀衛甚盛  
一旦獨登舟徘徊不能進曹命左右掖而登焉旣一  
啜曹謂李歸辦裝詰旦會于此同赴京師未曉如期  
而赴焉潘始甚惑之曰詎可放歸曹曰適來獨木版  
尚不能前畏死甚也旣許其生赴中國矣焉能取死  
衆皆服其識量



太祖一日小宴顧李煜曰聞卿能詩可舉一首煜思  
久之乃舉詠扇詩云揖讓月在手動搖風滿懷太祖  
曰滿懷之風何足尚侍臣莫不嘆服

大原王仁裕家遠祖母約二百餘歲形質纔三四尺  
兩眼白睛皆碧飲啗甚少夜多不睡每月餘忽不見  
數日復至亦不知其來往之迹牀頭有一桺箱可尺  
餘封鎖甚密人未嘗得見其中物常戒諸孫曰如我  
出慎勿開此箱開則我不回也諸孫中有一無賴者  
一日醉酒而歸祖母不在徑詣牀頭取封鎖桺箱開

之其中止有一小鐵篋子餘無他物自此祖母竟不  
回矣

竹之異品頗多成都古今記云對青竹黃而溝青故  
每節若間出云此竹今浙中亦有之惟會稽頗多彼  
人呼爲黃金間碧玉辰州有一種小竹曰龍絲竹生  
山谷間高不盈尺細僅如針前輩詩有小竹如針能  
具體卽此也武陵桃源山有方竹四面平整如削堅  
勁可以爲杖予頃在湖湘間見有以竹爲桶者其徑  
幾二尺羅浮山記云第三峯有竹大徑七尺圍節長



丈二葉若芭蕉謂之龍公竹松窻雜錄有異竹篾長二百餘尺玉篇云箐竹可爲舟但未親見耳云實有之

陳同甫名亮號龍川始聞辛稼軒名訪之將至門遇小橋三躍而馬三却同甫怒拔劍揮馬首推馬仆地徒步而進稼軒適倚樓望見之大驚異遣人詢之則已及門遂定交稼軒帥淮時同甫與時落落家甚貧訪稼軒于治所相與談天下事酒酣稼軒言南北之利害南之可以弁北者如此北之可以弁南者如此

且言錢唐非帝王居斷牛頭之山天下無援兵決西湖之水滿城皆魚鱉飲罷宿同甫于齋中同甫夜思稼軒沉重寡言醒必思其誤將殺我以滅口遂盜其駿馬而逃月餘同甫致書稼軒假十萬緡以濟貧稼軒如數與之

孝宗幸天竺及靈隱有輝僧相隨見飛來峯問輝曰旣飛來如何不飛去對曰一動不如一靜又看觀音像手持數珠問曰何用曰念觀音經問自念則甚曰求人不如求己孝宗大喜



本朝四帝亦有吉符真宗卽來和天尊出楊礪之夢  
紀載諸國史祥符崇尙道教建立宮觀專尙祥瑞王  
欽若獻芝草八千一百三十九本丁謂獻芝草三萬  
七千餘本獨孫奭不然其事真宗久無嗣用方士拜  
章至上帝所有赤脚大仙微笑上帝卽遣大仙爲嗣  
大仙辭之帝曰當遣箇好人去相輔贊仁宗在禁中  
未嘗鞋惟坐殿方御鞋襪下展卽去之徽宗卽江南  
李主神祖幸秘書省閱江南李主像見其人物儼雅  
再三歎訝而徽宗生生時夢李主來謁所以文采風

流過李主百倍及北狩女真用江南李主見藝祖故  
事高宗韋后生徽宗夢錢王再三乞還兩浙夢覺與  
鄭后言朕夜被錢王取兩浙甚急鄭后奏云昨夜妾  
夢亦然須臾報韋后誕高宗及建炎渡江今都錢唐  
百有餘年豈非應乞兩浙之夢乎夷門志載宣和間  
禁中有物曰獮塊然一物無頭眼手足有毛如漆中  
夜有聲如雷禁中人皆云獮來諸閣皆扃戶徽廟亦  
避之甚至登亢金坐移時或往諸嬪妃榻中睡以手  
撫之亦溫暖曉則自榻滾下而去罔知所在後宮妃



養疴漫筆  
嬪夢中有與同寢者卽此獮也或云朱溫之厲所化  
左傳云豕人立而啼未必誣也

紹興初楊存中在建康有雙勝交環謂之二勝環取  
兩宮北還之意因得美玉琢成帽環進高廟日尚御  
冕偶有一伶人者在傍高宗指環示之此環楊大尉  
進來名二勝環伶人接奏云可惜二勝環且放在腦  
後高宗亦爲之改色此所謂執藝事以諫也

王黼宅與一寺爲鄰有一僧每日於黼宅旁溝中漉  
取流出雪色飯洗淨曬乾數年積成一囤靖康城破  
黼宅骨肉絕食此僧卽用所積乾飯復用水浸蒸熟  
送入黼宅老幼賴之無餓

真定大曆寺有藏雖小精巧藏經皆唐宮人所書經  
尾題名氏極可觀佛龕上有一匣藉匣古錦儼然有  
開元賜藏經勅書及會昌間賜免拆殿勅書有塗金  
匣藏經一卷字體尤婉麗其後題曰善女人楊氏爲  
大唐皇帝李三郎書

士之窮通出處蓋有命焉非人所能爲也元祐中東  
坡知貢舉李方叔就試將鎖院坡緘封一簡令叔黨



持與方叔值方叔出其僕受簡置凡上有頃章子厚  
二子曰持曰援者來取問竊觀乃楊雄優於劉向論  
一篇二章驚喜攜之以去方叔歸求簡不得知爲二  
章所竊悵惋不敢言已而果出此題二章皆模倣坡  
作方叔幾於閣筆及拆號坡意魁必方叔也乃章援  
第十名文意與魁相似乃章持坡失色二十名間一  
卷頗奇坡謂同列曰此必方叔視之乃葛敏修時山  
谷亦與校文曰可賀內翰得人此乃僕宰泰和時一  
學子相從者也而方叔竟下第坡出院聞其故大嘆

恨作詩送其歸所謂平生漫說古戰場過眼空迷日  
五色者是也其母歎曰蘇學士知貢舉而汝不成名  
復何望哉抑鬱而卒余謂坡拳拳於方叔如此真盛  
德事然卒不能增益其命之所無反使二章得竊之  
以發身而子厚小人將以坡爲有私有黨而無以大  
服其心豈不重可惜哉

淳熙中王季海爲相奏起汪玉山爲太宗伯知貢舉  
且以書速其來玉山將就道有一布衣之友平生極  
相得屢黜于禮部心甚念之乃以書約其胥會于富



陽一蕭寺與之對榻夜分密語之曰某此行或者典貢舉當特相牢籠省試程文易義冒子中可用三古字以爲驗其人感喜玉山旣知貢舉搜易卷中果有冒子用三古字者遂竟批上置之前列及拆號乃非其友人也竊恠之數日友人來見玉山怒責之曰此必足下輕名重利售之他人何相負乃如此友人指天誓曰某以暴疾幾死不能就試何敢漏泄于他人玉山終不釋未幾以古字得者來謁玉山因問之曰老兄頭場冒子中用三古字何也其人泯默久之對

曰茲事甚恠先生旣問不敢不以實對某之來就試也假宿於富陽某寺中與寺僧閒步廡下見室下一棺塵埃漶漫僧曰此一宦貴女也殯于此十年矣杳無骨肉來問又不敢自葬之因相與默然是夕夢一女子行廡下謂某曰官人赴省試妾有一語相告此去頭場冒子中可用三古字必登高科但幸勿相忘使妾枯骨早得入土旣覺甚恠之遂用其言果叨前列近已往寺中葬其女矣玉山驚歎  
臨安中瓦在御街上士大夫必遊之地天下術士皆



聚焉凡挾術者易得厚獲而近來數十年間向之行術者多不驗惟後進者術皆竒中有老於談命者下問後進汝今之術卽我向之術何汝驗我若何不驗後進者云向年士大夫之命占得祿貴生旺皆是貴人今日士大夫之命多帶刑殺衝擊方是貴人汝不見今日爲監司郡守闔帥者日以殺人爲事邪老師歎服

狒狒讚曰狒狒恠萌被髮操竹獲人則笑唇掩其目終亦號跳反爲我戮物類相感志曰狒狒出西南蠻

宋建武中安昌縣進雌雄二頭帝曰吾聞狒狒能負千斤旣力若此何能致之對曰狒狒見人輒笑笑則下唇掩其額故可以釘之髮可爲朱纓血可染衣似獼猴人面而紅作人言鳥聲善知人生死飲其血使人見鬼帝命工圖之元稹詩狒狒穿筒格猩猩置屐馴

凡人溺死者及服金屑未死者以鴨血灌之可活耳暴聾者用全蝎去毒爲末酒調滴耳中聞水聲卽聾愈 枸杞子榨油點燈觀書能益目力 金瘡刀



斧傷用獨殼大栗研爲乾末傅之立止或倉卒用生嚼傅亦驗 喉痺并乳鵝蝦蟆衣鳳毛草搗細入鹽霜梅肉煮酒各少許和再研細布絞汁鵝毛刷患處隨手吐痰卽消 癰疽惡瘡初腫起當歸次黃蘗皮羗活爲細末生鷺鷥膝搗汁調傅瘡之四圍自然收毒聚作小頭卽破切不可併瘡頭傅之恐毒氣四攻不可收也

新昌徐氏婦病產有名醫陸某在二百里外輿致之及門婦已死但胃膈間猶微熱陸入診之良久曰此血悶也得紅花數十斤則可活主人亟購如數陸乃爲大鍋煮之候湯沸遂以三木桶盛湯于中取窻格藉婦人寢其上湯氣微復進之有頃婦人指動半日遂蘇

四明延慶寺一僧自頂至踵平分寒熱醫無識者有一道人曰此生偏腸毒也藥之一夕而愈

骨鯁用犬涎穀芒用鵝涎無弗愈者皆以意推也 孝宗嘗患痢衆醫不効德壽憂之過宮偶見小藥肆遣中使詢之曰汝能治病否對曰專科遂宣之至請



問得病之由語以食湖蟹多故致此疾遂令診脉曰此冷痢也其法用新采藕節細研以熱酒調服如其法杵細酒調數服卽愈德壽大喜就以杵藥金杵白賜之至今呼爲金杵曰嚴防禦家可謂不世之遇病眼生赤瘴者取田螺一枚去掩以黃連末糝之置于露中曉取則肉化爲水以之滴目赤瘴自消治嗽方甚多余得一方甚簡但用香櫟去核薄切作細片以時酒同入砂瓶內煮令熟爛自昏至五更爲度用蜜拌勻當睡中喚起用匙挑服甚効又越州某

學錄云少時苦嗽百藥不療或教用向南桑桑條一束每條寸折內鍋中太約用水五碗煎至一碗於盛暑中遇渴飲之服一月而愈

象山縣有村民患水腫者以爲鬼禍訊之卜者卜者授之方用田螺大蒜車前草和研爲膏作大餅覆臍上水從便出數日遂愈



文昌雜錄

宋 陳襄

禮部侍郎謝公言有一養珠法以今所作假珠擇光瑩圓潤者取稍大蚌蛤以清水浸之伺其口開急以珠投之頻換清水夜置月中蚌蛤采玩月華比經兩炷卽成真珠矣

禮部王員外言昔在金陵有一士子爲魚鯁所苦累日不能飲食忽見賣白錫者因買食之頓覺無恙然後知錫能治鯁也後見孫真人書已有此方矣余知



安州有鼎州通判柳應辰爲余傳治魚鯁法以倒流水半盞先問其人使之應吸其氣入水中面東誦元亨利貞七遍吸氣入水飲少許卽差亦嘗試之甚驗禮部謝侍郎言乾山藥法刮去皮以厚紙裹掛於風中最良又置焙籠中下鋪茅數寸以微火烘之亦佳作湯點如新者乳香最難研先置壁罅中半日許入鉢乃不粘祠部趙郎中亦云研乳香取指甲三兩片置鉢中尤易末爾

禮部王員外言今謂面油爲玉龍膏太宗皇帝始合此藥以白玉碾龍合子貯之因以名焉

禮部王員外言崔豹古今注蛺蝶大者名鳳子然詞人罕用余讀韓偓詩有鵝兒唼唳雌黃嘴鳳子輕盈膩粉腰正爲蝶也

石曼卿善豪飲與布衣劉潛爲友嘗通判海州劉潛來訪之曼卿與劇飲中夜酒欲竭顧船中有醋斗餘乃傾入酒中併飲之至明日酒醋俱盡每與客痛飲露髮跣足著械而坐謂之囚飲飲于木杪謂之巢飲以藁束之引首出飲復就束謂之驚飲其狂縱大率



如此

華嶽張超谷巖石下有僵尸齒髮皆完春時遊人多以酒灑口中呼爲臥仙好事者作木榻以薦之嘉祐中有石方十餘丈自上而下正塞巖口豈未仙者所蛻山靈護之不欲人之褻慢邪

閩嶺已南多木綿土人競植之採其花爲布號吉貝余後因讀南史海南諸國傳言林邑等國出古貝木其華成對如鶯毳抽其緒紡之以作布與苧不異亦染成五色織爲斑布正此種也蓋俗呼古爲吉耳

熙寧中福建賊廖恩聚羣黨於山林招撫久之方出降朝廷赦其罪授右班殿直旣至有司供脚色一項云歷任以來竝無公私過犯見者無不笑之淳化中有司言油衣帟幙損幣者萬數欲毀棄詔令煮而浣之命尚方染以雜色刺爲旗幟焉

晉志云袴褶之制未詳所起近代車駕親戎中外戒嚴則服之唐制三品已上紫褶五品已上緋褶通用細綾七品已上碧褶通用小綾玉藻云禪爲綱音引急也帛爲褶褶袷也鄭云禪爲綱有衣裳而裏者也



帛爲褶有表裏而無著者也周遷輿服雜事云趙武  
靈王纓胡之纓戎服有袴褶之制始自漢武近世服  
以從戎隋制纘嚴文武百官咸服之車駕親戎制縛  
袴使不舒散皇朝導駕官袴褶蓋馬上之服也  
通典梁御史中丞給威儀十人其八人武冠絳鞬一  
人緇衣執鞭杖依行列行七人唱呼入殿引隍音橫至  
階一人執青儀囊不隍國朝故事御史中丞涖官呵  
引至朝堂門兩朱衣吏雙引入朝堂至文德殿門止  
蓋亦引隍之比也

唐德宗貞元十年七月賜故唐安公主謚曰莊穆蓋  
公主賜謚始於此也

杜甫紫宸退朝詩云香飄合殿春風轉花覆千官淑  
景移又晚出左掖云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迷乃知  
唐朝殿前種花柳今殿庭惟對植槐栌鬱鬱然有嚴  
毅之氣

世言市井市廛未曉其義如何因讀風俗通曰市亦  
謂之市井言人至市有粥賣者當於井上洗濯令香  
潔然後到市或曰古者二十畝爲井田因井爲市故



文獻雜錄  
云又市中空地謂之塵顏師古乃云凡言市井者市  
交易之處井共汲之所總而言也

北虜謂住坐處曰捺鉢四時皆然如春捺鉢之類是  
也不曉其義近者彼國中書舍人王師儒來修祭奠  
余充接伴使因以問師儒答云是契丹家語猶言行  
在也

禮部王員外言昔見朝儀大夫李冠卿說揚州所居  
堂前杏一窠極大花多而不實適有一媒姥見如此  
笑謂家人曰來春與嫁了此杏冬深忽攜酒一尊來

云是婚家撞門酒索處子裙一腰繫杏上已而奠酒  
辭祝再三家人莫不笑之至來春此杏結子無數江  
淮亦多有嫁橘法不知是何術也

國子朱司業言南方柑橘雖多然亦畏霜每霜時亦  
不甚收惟洞庭霜雖多卽無所損詢彼人云洞庭四  
面皆水也水氣上騰尤能辟霜所以洞庭柑橘最佳  
歲收不耗正爲此爾

司馬范郎中云叔父蜀郡公鎮近居許昌作高菴以  
待司馬公累招未至菴極高在一臺基上司馬公居



洛作地室隧而入以避暑熱故蜀公作高菴以爲戲也北京留守王宣徽洛中園宅尤勝中堂七間上起高樓更爲華侈司馬公在陋巷所居才能庇風雨又作地室常讀書於其中洛人戲云王家鑽天司馬家入地然而道德之尊彼亦不知顏氏子之樂也

元豐三年高麗國遣使柳洪副朴寅亮朝貢且獻日本國車一乘洪云諸侯不貢車服誠知非禮本國所以上進者欲中朝見日本工拙爾朝廷爲留之高麗本箕子之國其知禮如此

梁灝八十二歲雍熙二年狀元及第其謝啓云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後終秘書監年九十餘

延平吳氏姊妹六人皆妬悍殘忍時號六虎就中五虎尤甚凡三適人皆不終平生手殺婢十餘人每至夜分常聞堂廡間喧呼擊扑之聲同室者皆懼五虎怒曰何鬼敢爾命開戶移榻於中庭持刃獨寢徹旦寂然人謂五虎之威鬼猶畏之也

守宮其形大槩類蜥蜴足短而加濶亦有金色者秦



始皇時有人進之云能守鑰人不敢竊發鑰故名之曰守宮由此也又云致于宮中宮人之有異志者卽吐血汚其衣或曰以守宮繫宮人臂守宮吐血汚臂者有淫心也秦皇則殺之

長安故宮闕前有唐肺石尚在其制如佛寺所繫響石而甚大可長八九尺形如人肺亦有欵志但漫剝不可讀秋官大司寇以肺石達窮民原其義乃伸冤者擊之立其下就士師聽辭如今之撾登聞鼓也所以肺形者便於垂又肺主聲聲所以達其冤也

張杲卿丞相知潤州日有婦人夫出經數日不歸忽有人報萊園井中有死人婦人驚往視之號哭曰吾夫也遂以聞官公命屬官集鄰里就井驗是其夫與非衆皆以井深不可辨請出屍驗之公曰衆皆不能辨婦人獨何以知其夫收付所司鞫問果姦人殺夫婦人與其謀

漁家以猢猻毛置之網四角則多得魚云魚見之如人之見錦繡也今有見人於江湖溪沼間垂釣布網者但至心默倒誦揭諦呪一七遍則可使終日無獲



湘潭間有李道人常持此呪以濟物命後爲羣魚所仇乃越境而遁

北方有白鴈似鴈而小色白秋深則來白鴈至則霜降河北人謂之霜信杜甫詩云故國霜前白鴈來卽此也

夜藏飲食器中覆之不密鼠聞其氣欲盜食而不可得則環器而走涎滴器中食之者得黃疾通身如蠟鍼藥所不能療也

史記趙同漢書同作談蓋司馬遷以父名故改之今人與父同名者改曰同爲字也

元微之詩云松門侍制應全遠藥樹監搜可得知蓋有唐宣政殿爲正衙殿廷東西有四松松下待制官立班之地舊圖至今猶存

按開成元年正月詔以入閣日次對官班退立於東階松樹下俟宰臣奏事畢齊至香案前各言本司事雖紫宸殿亦有松樹爲待對官立位云殿門外有藥樹監察御史監搜之位存焉唐制百官入宮殿門必搜監察所掌也太和元年下詔曰自魏



文獻通考卷之八  
晉以降參用霸制虛儀搜索因習尚存朕方推表  
大信寘人心腹况吾台宰又何間焉自今已後坐  
朝衆寮既退宰臣復進奏事其監搜宜停

遂昌雜錄

元 鄭元祐

高昌廉公諱希貢字端父由按察僉事累任廉使後  
以薊國公致仕公嘗出其兄平章公諱希憲像面白  
皙如滿月冠巾團領袍手執孟子公嘗言先兄禮賢  
下士如不及方爲中書平章時江南劉整以尊官來  
見先兄毅然不命之坐劉去宋諸生藍縷冠衣袖詩  
請見先兄亟延入坐語稽經紬史飲食勞苦如平生  
驩旣罷某等兄弟請於先兄曰劉整貴官也而兄簡



薄之宋諸生寒士也而兄加禮殊厚某等不能無疑  
敢問公曰此非汝輩所知我國家大臣語默進退繫  
天下輕重劉整官雖尊貴背其國以叛者若夫宋諸  
生與彼何罪而羈囚之况今國家起朔漠我於斯文  
不加厚則儒術由此衰熄矣

宋亡故官并中貴往往爲道士若杭者馬院張太尉  
其一也其人長身廣額宋爲入內都知太尉國家以  
其內侍拘入朝遂傾家賄上下得以其子代如李丞  
相羅司徒皆是也羅李旣貴悉顯其親族而張獨畏

愿不敢奏僅撥平江田三十頃贍之得田後固已優  
裕無他望一日仁廟顧爲張曰汝有父母在乎張拜  
答曰母已亡獨父在爲道人上曰封贈慶典會及之  
乎張曰老父旣寄迹方外不敢覬望後福上愀然召  
中書省臣以爲張哥在朝久矣而慶典不及其父母  
卽命以其子爵秩貴之其父在杭固不知而是日頸  
痛重若爲物所壓日重一日制贈金紫光祿大夫司  
徒上柱國徽政院使典謁卿閩國公賜玉帶金幣鈔  
物等又降特旨江浙省臣浙西憲臣皆將旨燕犒于



其家比使臣至頸痛重殆不勝使臣卽臥內宣恩命  
曹不知極品之貴使臣舉玉帶以示之始驚顧謂其  
所親者曰宋得賜玉帶者兩人福王賈平章耳不及  
佩服舉手一撫摩遂卒嗚呼顯宦貴祿信有命彼不  
知而妄求者可以爲戒也

余年三十許時識一老僧於吳江洲渚上僧台人也  
時已年七十餘爲余言伯顏丞相先鋒兵至吳是日  
大寒雨雪老僧者時爲承天寺行童兵森列寺前住  
山老僧某令其覘兵勢且將自刎行童震慄遠望有

以銀椅中坐者以手招行童童莫敢前且令軍士趣  
召之將至戒以無恐旣至召令前問住山某和尚安  
否西廊下某首座安否童大驚且戒令先往首座房  
致意首座僧大驚而銀椅中坐者已至房作禮笑問  
曰首座如何忘却耶某固昔時知命子寺前賣卜者  
也嘗宿上房踰半年已而偕至方丈拜主僧主僧錯  
愕漫不省扣之乃言曰我尤宣撫也今日尚何言卽  
命大鍋煮粥啗兵人令兵人持招安榜而令行童以  
吳語誦榜文曉諭百姓於此始知尤公探諜江南凡



卷之五  
三  
八年至以龍虎山張天師符籙取驗於世祖皇帝云  
尤公久於江南探赜南士人品高下皆悉知之時江  
淮省改江浙省自維揚遷錢塘尤公因陞平章郡有  
天慶觀卽今玄妙觀杭高士褚雪巘先生諱師秀自  
宋以清苦節行聞一日尤公單騎從一童至天慶方  
丈觀主王官轄者尚不知爲平章尤公乃自言觀主  
人驚尤公曰我欲一拜褚高士耳觀主謂主人孤僻  
士宰相何取而欲見之尤公意彌堅觀主扣房門高  
士方讀書聞扣戶聲問爲誰觀主以姓名對高士曰

主首不游廊管轄何爲至此觀主以山門急切事語  
之乃啓戶觀主言平章請見高士拒之曰某自來不  
識時貴人而平章顧已拜於地意欲高士延坐其室  
卽鎮戶偕行廊廡間平章卑仰敬之愈甚至雲堂前  
語平章曰三年前有閩州王高士嘗留此某則非其  
人也因長揖竟出尤公顧瞻嗟咨曰是真一世之高  
士公每出見杭士女出遊仍故都遺風前後維沓公  
必停輿或駐馬戒飭之曰汝輩尚瞢瞢睡耶今日非  
南朝矣勤儉力作尚慮不能供絲役而猶若是惰遊



乎時三學諸生困甚公出必擁呼曰平章今日餓殺秀才也從者叱之公必使之前以大囊貯中統小鈔探囊撮予之遂建言以學校養士從公始

宋僧溫日觀居葛嶺瑤瑠寺人但知其畫蒲萄不知其善書也今世傳蒲萄多贗其真者枝葉鬚梗皆草書法也酷嗜酒楊總統以名酒啗之終不一濡唇見輒憤詈曰掘墳賊惟鮮于伯機父愛之溫時至其家抱軒前支離叟或歌或哭每索湯浴鮮于公必躬爲進藻豆其法中所謂散聖者其人也支離叟卽伯機

### 家所種松也

宋巨擘李太尉者宋亡爲道士號梅溪元祐童時嘗侍其游故內指點歷歷如在獨記其過葫蘆井揮涕曰是蓋宋時先朝位上釘金字大牌曰皇帝過此罰金百兩宋家法之嚴如此他則童騃不能也

宋京畿各郡門有激賞庫郡有慈幼局遇盜發郡守開庫募士故盜不旋踵擒獲貧家子多厭之輒不育乃許抱至局書生年月日時局有乳媪鞠育之他人家或無子女却來取於局歲侵子女多人慈幼局故



道無拋棄子女信乎其恩澤之周也積雨雪亦有錢  
雖小惠然無甚貧者

故老言賈相當國時內後門火飛報已至葛嶺賈曰  
火近太廟乃來報言竟後至者曰火已近太廟賈乘  
兩人小肩輿四力士以鎚劍護轎里許卽易轎人倏  
忽至太廟臨安府已爲具賞犒募勇士樹阜燾到創  
手皆立具於呼吸間賈下令肅然不過曰火到太廟  
斬殿帥令甫下火泐太廟八風兩殿前卒肩一卒飛  
上斬八風板落火卽止登驗姓名轉十官就給金銀  
賞之賈才局若此類亦可喜傅景文云

宋太學生東嘉林景曦字靈山當楊總統發諸陵時  
林故爲杭丐者背竹籬手持竹杖夾遇物卽以夾投  
籬中鑄銀作兩許小牌百十繫腰間賄西僧云自餘  
不敢望收得高宗孝宗骨斯足矣番僧左右之果得  
高孝兩朝骨爲兩函貯之歸葬於東嘉其詩有夢中  
作十首其一絕曰一杯未築珠宮土雙匣親傳竺國  
經只有春風知此意年年杜宇哭冬青又曰空山急  
雨洗巖花金粟堆寒起暮鴉水到蘭亭更嗚咽不知



真帖落誰家又曰橋山弓劍未成灰玉匣珠襦一夜  
開猶記去年寒食日天家一騎捧香來餘七首尤悽  
怨則忘之葬後於宋常朝殿前掘冬青樹一株植於  
兩函土堆上又有冬青花一首曰冬青花冬青花花  
時一日腸九折隔江風雨清影空五月深山落微雪  
移來此種非人間曾識萬年觴底月後忘之又一首  
有曰君不記羊之年馬之月霹靂一聲山石裂聞其  
事甚異不欲書若林霽山者其亦可謂義士也已

梁溪王文友諱仁輔克苦讀書里人倪文光諱昭奎  
者延之以教其兩弟曰子瑛曰元鎮居久之文光歿  
而子瑛驂元鎮出應門戶不勝州郡之賸剝也費力  
遂耗減已而子瑛卒家中乾元鎮利無作有以濟朋  
友會文友卒元鎮買油杉棺葬之芙蓉峯傍葬之日  
梁溪士友皆至葬文友後元鎮窘於誅求顧未有能  
振之者

閩人鄭所南先生諱思肖宋有國時其上世仕於吳  
宋亡遂客吳下聞其有田數十畝寄之城南報國寺  
以田歲入寺爲祠其祖禰遇諱必大慟祠下而先生



遂昌雜錄  
併館穀於寺焉先生自宋亡矢不與北人交接於友  
朋坐間見語音異者輒引起人知其孤僻故亦不以  
爲異其上世本業儒而先生於佛老教則喜之平日  
喜畫蘭踈花簡葉不求甚工其所自賦詩以題蘭皆  
險異詭特蓋以摠其憤懣云吳人好事者爲板刊其  
所謂錦錢集者行於世若先生在周爲頑民在殷爲  
義士蓋不易窺其涯涘云

鄧中齋先生諱剡字光薦宋丞相信國公客也宋亡  
以義行著其所賦鷓鴣辭有曰行不得也哥哥瘦妻  
弱子羸孛馱天長地久多網羅南音漸少北語多肉  
飛不起可奈何行不得也哥哥其意可見其所贊文  
丞相像有曰日煌煌兮踈星曉寒氣英英兮晴雷殷  
山頭碎柱兮壁完血化碧兮心丹嗚呼孰謂斯人不  
在人間

謝后旣北遷其支裔在杭者固多謝君退樂一人也  
退樂嘗言江南始內附有所謂李信卿者自北來謂  
能相人望氣崖岸倨甚退樂以貴官咸敬之亦設早  
饌以延致之李至卽中坐省幕官皆下坐不得其一



言時趙文敏公謂之七司戶固退樂嫺戚也屈公來  
同飯時文敏風瘡滿面李遙見卽起迎文敏謂衆人  
曰我過江僅見此人耳瘡愈卽面君公輩記取異時  
官至一品名滿四海初襄陽未破時世祖令其卽軍  
中望氣行踰三兩舍卽還言於世祖曰臣見卒伍中  
往往有公輔貴人襄陽不破江南不平何處著許多  
富貴人嗚呼此與南衙士卒皆將相者何異哉

宋季琴士汪水雲者工於詩詩皆清麗可喜杭城破  
其詩有曰西塞山邊日落處北關門外雨來天南人

墮淚北人笑臣甫低頭拜杜鵑又曰錢塘江上雨初  
乾風入端門陣陣酸萬馬亂嘶臨警蹕三宮灑淚濕  
鈴鸞童兒賸遣追徐福厲鬼終當滅賀蘭若說和親  
能活國嬋娟賸遣嫁呼韓題王導像有曰秦淮浪白  
蔣山青西望神州草木腥江左夷吾甘半壁只緣無  
淚灑新亭聞水雲後從謝后北遷老宮人能詩者皆  
水雲指教或謂瀛國公喜賦詩亦水雲教之也  
今嘉議大夫吏部尚書致仕許昌馮公名夢弼字士  
啟其始仕由八蕃雲南宣慰司吏繼辟掾湖廣省士



啟嘗言其在八蕃時乘驛出向其所最後至一驛驛吏語以今夕晚矣且馬絆出在江上不若勿行士啟漫不肖卽選馬亟行行未三四十里忽烏刺赤者急下馬拜跪伏其言侏離莫能曉而其意則甚哀窘士啟問之搖手意謂且死矣於是士啟亦下馬禱之曰某萬里遠客從吏遠方使有祿命固不死無之敢逃死時月微明睹一物如小屋大竟袞入江水腥風臭浪襲人行數里許乃問烏刺赤烏刺赤曰是之謂馬絆問馬絆何物搖手不敢對三更後至前驛驛吏出迎錯愕曰是何大膽敢越馬絆來乎士啟問馬絆驛吏乃言此馬黃精也遇之者輒爲其所啗齊譙志惟而畧此於是乎書

國初富初菴先生以占筮起東南時錢唐初內隴以故都生聚旣繁貲力殷盛世皇占其後來如何旣成卦而富猶未之知也世皇曰我占宋故都富對曰誠如所占其地五六十年後會見城市生荆棘不如今多也今杭州連厄於火災復困於科繇視昔果不逮和靖先生豈有領珠者而楊璉真珈亦發其墓焉聞



棺中一無所有獨有端硯一事余童時尚見一碑鐫和靖先生墓五大字仆草中久之余山中以浙省儒學提舉有心力於先生墓上悉力起發水濱仍建學士橋傍山建祠宇塑先生像於其中今復數年矣聞又荒落賢人何不幸哉

今河南行省參知政事宛丘趙公名期願字子期其先府君宛丘公諱祐字天錫爲江浙行省照磨時余客於其家宛丘公嘗言其家在陳州有瓦屋一橫人稱爲趙總把家國家每歲秋統兵官將兵哨江南北

初至極嚴毅再歲三四歲情契如故一日哨馬南歸睹一纍囚兩足凍垂墮呻吟饑凍馬足間宛丘之父問囚爲誰囚頓蹙曰我南宋官人廬州通判胡某城破爲所虜公父復問如此汝則是秀才囚復曰我春秋登科公父曰汝如此則能教學囚曰豈有秀才而不能教學者乎公父請於統兵官用兩馬易得之浣濯以湯液包裹以氈毳溫糜以酒漿幾絕而復蘇蘇則兩足墮矣因問其姓字貫籍遂延致于家以教諸子是時淮以北舉不知有全書胡通判以其所記憶



授諸生更六年而後殂因葬之屋後臨歿謝寃丘公之家曰我分死六年前矣重爲汝家所延汝之家後必有斯文顯者逮子期登丁卯科用文儒登政府而其二代皆封二品信乎斯文之報可徵云

宣政雜錄

宋 江萬里

政和壬寅有狐登崇政殿御座衛士晨起叱狐不動呼衆逐之至西廊下不見卽日得甞壞狐廟亦胡犯闕之先兆也

宣和初都下有朱節以罪置外州其妻年四十居望春門外忽一夕願頷痒甚至明鬚出長尺餘人問其實莫知所以賜度牒爲女冠居於家蓋人妖而女胡犯闕之先兆也又淮南民家兒四歲自耳目下皆生



髯長寸餘能作大字其父入都持兒示人日得數緡月餘人傳曰於某處看胡兒也亦胡寇之警云

宣和初收復燕山以歸朝金民來居京師其俗有臻蓬蓬歌每扣鼓和臻蓬蓬之音爲節而舞人無不喜聞其聲而効之者其歌曰臻蓬蓬外頭花花裏頭空但看明年正二月滿城不見主人翁本虜讖故京師不禁然次年正月徽宗南幸次年二聖北狩又有伎者以數丈長竿繫椅於杪伎者坐椅上少頃下投於小棘坑中無偏頗之失未投時念詩曰百尺竿頭望

九州前人因土後人收後人收得休歡喜更有收人在後頭此亦虜讖而兆禍可恠

政和中宗室士頓所居鈍軒忽生白芝數本於梁棟上因易名芝軒賓客詠歌以爲和氣次年士頓歿又一年賜所居入四聖觀族衆散徙蓋不祥也壬寅春太傅王黼賜第有白芝生於正寢附卧榻後屏風而出又一本在廳事照壁上隔六年有戮身之禍

宣和庚子滄州南皮縣弓手張德平日以健勇擒捕有獲然多及平人因瘟疫歿半歲墓中忽有聲人報



其子往視則墓已穴露出其面矣及破墓欲出之則身變白蛇子驚問曰何爲異類父曰我以殺平人多獲此報子可作屋置我於中開竅於頂時出頭四望以肉飼我日十餘斤足矣年餘身漸大所食增多家貧謂其子曰我雖壞爾財物切無害我若殺我則十二年後復生爲白蛇則天下兵矣子憤其妖曰此正喪門神也殺之乃所以止兵乘醉礪刃斷之蛇奮躍展轉壞屋宇桑麻數里

宣和年都下趙倚年十二隨母嫁里中田生生勇於力母每遭毒手積六年倚每見母被凌辱卽勸母去母終無意一日倚病母遭叱詈倚病中憤鬱因力遣母出買藥時田生尚寢倚乃闔戶持刀殺田生連十餘下以力弱不能中要害而田亦死轉血中隣人排闥入倚曰吾母以身歸田主執爨具飯乳子澣衣勤勞旦夕而未嘗得田生一善言爲人子者得不痛心悵吾病甚不能力斷其首卽以刃付邏卒束手就執旣行猶回視諸人曰好視吾母行人皆爲之泣下獄察其孝亦爲讞上上哀其誠止從杖而編置焉



政和中濟南府禹城縣孝義村崔志有女甚孝母臥病久冬忽思魚食而不可得其女曰聞昔者王祥臥冰得魚想不難也兄弟皆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汝女子何妄論古今女曰不然父母有兒女者本欲養生送死兄謂女不能邪乃同乳媪焚香誓天卽往河中臥冰凡十日果得魚三尾鱗竄稍異歸以饋母食之所病頓愈人或問方臥冰時曰以身試冰殊不覺寒也

濟南府開元寺因更修掘地得古碑葢會昌中汰僧

碑也字皆剝缺磨滅不可讀惟八字獨存云僧盡烏巾尼皆綠鬢僧惡而碎之後有詔改德士遂符碑言唐武后昇中述志碑后自撰睿宗書極壯偉在嵩山下政和中河南尹上言請碎其碑詔從之

靖康初民間以竹徑二寸長五尺許冒皮於首鼓成節奏取其聲似曰通同部又謂製作之法曰漫上不漫下通衢用以爲戲云

建炎戊申鎮江府民家兒生四歲暴得腹脹疾經數月臍裂有兒從裂中生眉目口鼻人也但頭以下手



足不分莫辨男女又出白汁斗餘三日二子俱歿  
徽宗崇寧間曾夢青童自天而下出玉牌上有字曰  
丙午昌期真人當出上覺默疏於簡札謂丙午年是  
昌盛之時真仙當降乃預製詔書具陳夢意令天下  
尋訪異人以詔揭于寶籙宮然四方了無異人至乙  
巳冬內禪欽宗卽位意當丙午之期矣而次年金人  
犯順有北狩之禍僕實從徽宗北行每語青童夢恠  
其無驗後乃悟曰豈丙午是倡獺之期而女真之人  
出也蓋事未經變不能悉其婉言

徽宗北狩經薊縣梁魚務務有還鄉橋石少主命益  
人至今呼之上曰此乃亂世之主後聖必能力伸此  
究令我回此橋因不食而去

宣和五年間每夜漏三鼓街衢稍寂滿耳聞犬吠聲  
勢若舉禁城內百萬之犬俱嗥無復聞人聲每深夜  
獨行附近察遠傾耳聽之不見犬也當時已爲異及  
靖康末虜犯京師至今都之始悟其異晉書載廬江  
何氏家忽聞地中有犬聲掘得一犬并雌雄二雛後  
墾中猶有蠻狄之禍况此聲舉城之多邪



徽宗遜位前一年中秋後在苑中賦晚間景物一聯  
云日射晚霞金世界月臨天宇玉乾坤寫示宰臣甚  
謂得意皆稱贊取對精切格韻高勝聖學非從臣可  
及然次年戎馬犯順後國號金亦先兆金世界也

古杭雜記

元 李有

理宗庚申賈似道初入相有人作詩云收拾乾坤一  
担擔上肩容易下肩難勸君高着擎天手多少傍人  
冷眼看

晉郭璞錢唐天目山詩云天目山前兩乳長龍飛鳳  
舞到錢唐海門一點巽峯起五百年間出帝王及高  
宗中興建邦天目乃主山至度宗甲戌山崩京城騷  
動時有建遷蹕之議者未幾宋鼎遂移有人作詩云



天目山前水齧磯天心地脉露危機西周浸冷觚移  
月未必遷岐說果非

開僖韓侂胄開邊隙至函其首以乞和太學有詩云  
晁錯旣誅終叛漢於期已入竟亾燕

驛路有白塔橋印賣朝京里程圖士大夫往臨安必  
買以披閱有人題於壁曰白塔橋邊賣地經長亭短  
驛甚分明如何祇說臨安路不較中原有幾程

寶慶丙戌袁樵尹京於西湖三賢堂賣酒有人題壁  
曰和靖東坡白樂天三人秋菊薦寒泉而今滿面生

塵土卻與袁樵課酒錢

太學服膺齋上舍鄭文秀州人其妻寄以憶秦娥云  
花深深一勾羅襪行花陰行花陰間將梅帶細結同  
心日邊消息空流淚畫眉樓上愁登臨愁登臨海棠  
開後望到如今此詞爲同舍見者傳播酒樓妓館皆  
歌之以爲歐陽永叔詞非也

婺州劉鼎臣赴省試臨行妻作詞名鷓鴣天云金屋  
無人夜剪繒寶釵翻過齒痕輕臨行執手殷勤送襯  
取蕭郎兩髻青聽囑付好看成千金不抵此時情明



年復罷瓊林晚酒面微紅相映明

易祓字彥章譚州人以優校爲前廊久不歸其妻作  
一剪梅詞寄云染淚修書寄彥章貪做前廊忘卻回  
廊功名成遂不還鄉石做心腸鐵做心腸紅日三竿  
懶畫粧虛度韶光瘦損容光何日得成雙羞對鴛鴦  
懶對鴛鴦

三山蕭軫登第榜下娶再婚之婦同舍張任國以桺  
稍青詞戲之曰掛起招牌一聲喝采舊店新開熟事  
孩兒家懷老子畢竟招財當初合下安排又不豪門

買獸自古道正身替代見任添差

理宗朝嘗欲舉行推回畝田之令有言而未行至賈  
似道當國卒行之有人作詩曰三分天下二分亾猶  
把山川寸寸量縱使一坵添一畝也應不似舊封疆  
又有作沁園春詞云道過江南泥墻粉壁右具在前  
述何縣何鄉里住何人地佃何人田氣象蕭條生靈  
憔悴經界從來未必然惟何甚爲官爲己不把人憐  
思量幾許山川况土地分張又百年四蜀巉巖雲迷  
鳥道兩淮清野日警狼烟宰相弄權姦人罔上誰念



干戈未息肩掌大地何須經理萬取千焉

蜀人文及翁登第後期集遊西湖一同年戲之曰西  
蜀有此景否及翁卽席賦賀新郎云一勺西湖水渡  
江來百年酣醉回首洛陽花世界烟渺黍離之地更  
不復新亭墮淚簇樂紅粧搖畫舫問中流擊楫何人  
是千古恨幾時洗余生自負澄清志更有誰蟠溪未  
遇傅巖未起國事如今誰倚杖衣帶一江而已便都  
道江神堪恃借問孤山林處士但掉頭笑指梅花蕊  
天下事可知矣

項羽廟在臨安近郡三衢十八里頭樟戴市市人失  
火延及斯廟人有詩曰嬴秦久矣酷斯民羽入關中  
又火秦父老莫嗟遺廟毀咸陽三月是何人

淨慈寺乃祖宗功德院側有五百尊羅漢別創一田  
字殿安頤裝塑雄偉殿中有千手千眼觀音一位尤  
爲精製其第四百二十二位阿濕毘尊者獨設一龕  
用黃羅爲幙幙之傍置籤筒一座其像側身偃蹇便  
腹斜目覷人而笑臨安婦人祈嗣者必詣此炷香點  
禱以手摩其腹云有感應日積月久汗手加於泥粉



古本雜言  
四  
之上其腹黑光可鑒邪說誣民如此又假此以爲題  
化之端歛掠民財不可勝計其無忌甚矣  
史彌遠作相時士夫多以鑽刺得官伶人俳優者一  
人手執一石用一大鑽鑽之久而不入其一人以物  
擊其首曰汝不去鑽彌遠卻來鑽彌堅可知道鑽不  
入也遂被流罪

舊傳三歲拜郊或明堂大禮所有在前誤國姦臣首  
級在大理寺者必以文祭蓋訛傳謂以污穢之物祭  
之其實乃少牢也其文云國家於三年恩霈汝雖誤  
國然今亦不忘汝之舊特用以祭謬傳若此豈朝廷  
寬大之恩哉

杭州市肆有喪之家命僧爲佛事必請親戚婦人觀  
看主母則帶養孃隨從養孃首問來請者曰有和尚  
弄花鼓棒否請者曰有則養孃爭肯前去花鼓棒者  
謂每舉法樂則一僧三四鼓棒在手輪轉拋弄諸婦  
人競觀之以爲樂亦誨淫之一端也

賈似道母兩國夫人本賈涉之賤妾嘉定癸酉涉爲  
萬安丞似道在孕不容於嫡縣宰陳履常新淦人也



涉與之通家往來以情告之遂相與謀陳宰令其妻  
過丞廳之次諸妾環侍談話間因語丞妻以乏使令  
欲借知事一妾丞妻云惟所擇用陳妻遂指似道之  
母子妻幸其去欣然許之卽隨軒以歸縣衙及八月  
八日似道生於縣治賈承檄往他郡歸謁于宰始知  
之終不復入丞廳後改任雖攜似道歸鄉而其母竟  
流落及似道鎮維揚子母方得聚會享富貴數十年  
咸淳甲戌以壽終似道歸越治葬朝士貴戚設祭饌  
以相高爲競有累至數丈者裝祭之日以至擲灰數

人送葬者值水潦不問貴官沒及腰膝不得自便雖  
理宗度宗山陵無以過之其冬北兵渡江似道潰師  
寶祐乙卯御史洪天錫劾內臣盧允升董宋臣疏不  
行六月御筆御史丁大全除司諫御史陳大方除正  
言正言胡大昌除侍御洪天錫遂左遷時天下目丁  
大全陳大方胡大昌爲三不吠之犬

溫陵呂中作國史要畧謂南渡之後一壞於紹興之  
檜再壞於開禧之韓三壞於嘉定之史愚亦謂理宗  
四十年在御一壞於嵩之再壞於大全三壞於似道



也相之壞國如此哉

錢塘遺事

元 劉一清

高宗誕之三日徽宗幸慈寧后閤妃嬪捧抱以見上撫視甚喜顧謂后妃曰浙臉也蓋慈寧后乃浙人其後駐蹕于杭亦豈偶然宋太祖次陳橋驛整軍從仁和門入高宗由海道過杭聞縣名仁和甚喜曰此京師名門也駐蹕之意始此也

五代錢王射潮箭在臨安府候潮門左手數步昔江湖每衝激城下錢氏以壯士數百人候潮之至以强



弩射之由此潮頭退避後遂以鐵鑄成箭樣其大如  
柝作亭泥路之傍埋箭亭中出土外猶七尺許以示  
鎮壓之義然潮汛之來常失故道臨安府置一司名  
脩江司馬

賈相當國陳藏一作雪詞譏之詞曰沒巴鼻霎時間  
做出漫天漫地不論高底并上下平白都教一例鼓  
動滕神招邀巽二一任張威勢識他不破只今道是  
祥瑞却鵝鴨池邊三更半夜悞了吳元濟東郭先生  
都不管關上前門穩睡一夜東風三竿暖日萬事隨

流水東皇笑道山河元是我的詞名念奴嬌

度宗崩幼君諒陰進士榜第一名黃龍潭二名路萬  
里三名胡幼黃京師爲之語曰龍在潭飛不得萬里  
路行不得幼而黃留不得德祐元年五月太皇太后  
詔諭呂文煥等息兵通好詔曰賈似道專制朝政十  
有五年挾智行私矜已自用結怨軍民失信鄰國戰  
功當賞而不賞邊費當支而不支盡心力以守襄城  
者坐視亦不救備已財以增郢兵者反受責言遂使  
諸將離心三軍解體比者請師出督畏死偷生不戰



而逃莫知所在自古失律之師未有如此之謬者吾  
已明正其罪但念吾年七十抱病滋久嗣君幼冲煢  
煢在疚念北方之兵薄吾近地宗社危急不可以一  
朝居似道召禍至此老身幼主實受其殃因思爾文  
煥世授國恩久當事任守城六載備殫勤勞爾赤廿  
爾文虎昔受先朝之知嘗任師旅之寄一時捨此度  
非本心三人在此豈能遂忘本朝之舊不念吾國之  
危茲用手披敷陳吾意爾三人爲吾轉道此意于師  
相吾老幼雖不足念生靈何辜受此荼毒不知何道

可以息民何辭可以通好于北朝以成南北之美意  
以紓社稷之近憂願亟爲我曷俾正室不壞璽宗在  
天之靈要必降于爾衷故茲詔示想宜孚悉呂文煥  
回本國書云報國盡忠自許初心之無愧居城守難  
豈曷末路之多差茲祈轉念昔日之功庶可抄伸今  
日之款明公問信歸人欲言伏念少服戎行壯臨邊  
徼于戈滿眼輕性命于鴻毛弓箭在腰繫死生于馬  
足不憚驅馳于西北誓將屏蔽于東南幸以微勞屢  
收薄効至若襄城之計最爲淮甸之危蠢茲無厭之



金城遺事  
戎指將必攻之地迅裂如水火之衝擊震蕩如風雨  
之去來坐一日爲尤難居九年而可奈南向高築蓋  
欲拒吾喉襟樊城盡屠其在剪我羽翼雖劉也先首  
于犯順而焦然中苦于黨姦孤城其若彈丸謂可靴  
尖之踢倒長江雖曰天塹或欲投鞭而斷流克燬如  
斯先聲屢至臣能死爾仰天而哭伏地而哀男旣生  
珉折骸而爨易子而食尚冀廟堂之念我急會鄰郡  
之聚兵委病痛于九年之間案肌肉于群虎之口思  
念張巡之死守不如李陵之詐降猶期後畷可作內

應國手局敗留着此豈出尋常之機俗眼曷耳觀形  
奈不識驪黃之馬豈使忠臣偶陷于戎狄亦從絕意  
不念于鄉閭固知死也何補于生安有食焉不任其  
事因銜北命乃擁南兵視以犬馬報以仇讐非曰子  
弟攻其父母不得已也尚何言哉臣煥等死罪幸荷  
今皇上亶其好生開以自新之路明公都督雖是開  
罪藹然念舊之情安敢固違永爲背叛見今按兵不  
動卧徹不驚撫此良臣伏覩景命且秦穆公之數殺  
馬在野人猶知報恩如齊威公之相射鉤願君子終



無忌怨

出德佑太  
皇太后

默記

宋 王銍

王朴仕周爲樞密使五代自朱梁以用武得天下政  
事皆歸樞密院至今言二府當時宰相但行文書而  
已况朴之得君所以世宗才四年間取淮南下三關  
所向成功時緣用兵朴多宿禁中一日謁見世宗屏  
人顰蹙且倉皇歎嗟曰禍起不久矣世宗因問之曰  
臣觀玄象大異所以不敢不言世宗云如何曰事在  
宗社陛下不能免而臣亦先當之今夕請陛下觀之



可以自見是夜與世宗微行自厚載門同出至野次  
止於五丈河旁中夜後指謂世宗曰陛下見隔河如  
漁燈者否世宗隨亦見之一燈熒熒然迤邐甚近則  
漸大至隔岸火如車輪矣其間一小兒如三數歲引  
手相指既近岸朴曰陛下速拜之既拜漸遠而沒朴  
泣曰陛下既見無可復言後數日朴于李穀坐上得  
疾而歿世宗既伐幽燕道被病而崩至明年而天授  
我宋矣火輪小兒蓋聖朝火德之兆夫豈偶然  
藝祖初自陳橋推戴入城周恭帝卽衣白襴乘轎子

出居天清寺

天清世宗節名而寺其功德院也

太祖與諸將同入內

六宮迎拜有二小兒卽角者宮人抱之亦拜詢之乃  
世宗二子紀王 王也顧謂諸將曰此復何待左右  
卽提去惟潘美在後以手拍殿柱低頭不語藝祖云  
汝以爲不可邪美對曰臣豈敢以爲不可但於理未  
安藝祖卽命速退以其一人賜美美卽收之以爲子  
而藝祖亦不復問其後名惟正者是也每供三代惟  
以美爲父而不及其他故獨此房不與美子孫連名  
名夙者乃其後也夙爲文官子孫亦然夙有才爲名



師其美明者自云

徐鉉歸朝爲左散騎常侍遷給事中太宗一日問曾見李煜否鉉對以臣安敢私見之上曰卿第見但言朕令卿往相見可矣鉉遂徑往其居望門下馬但一老卒守門徐言願見太尉卒言有旨不得與人接豈可見也鉉云奉旨來見老卒徃報徐入立庭下久之老卒遂取舊椅子相對鉉遙見謂卒曰但正衙一椅足矣頃間李王紗帽道服而出鉉方拜而遽下階引其手以上鉉辭賓主之禮李王曰今日豈有此禮徐

引椅少偏乃敢坐後主相持大笑乃默坐不言忽長吁歎曰當時悔殺了潘佑李平鉉旣去有旨召對詢後主何言鉉不敢隱遂有秦王賜牽機藥之事牽機藥者服之前卻數十回頭足相就如牽機狀也又後主在賜第七夕命故妓作樂聲聞于外太宗聞之大怒又傳小樓昨夜又東風及一江春水向東流之句併坐之遂被禍云

張茂實太尉章聖之子尚宮朱氏所生章聖畏懼劉后凡後宮生皇子公主俱不留以與內侍張景宗令



養視遂冒姓張既長景宗奏授三班奉職入謝日章  
聖曰孩兒且許大也昭陵出閣以爲春坊謁者後擢  
副富鄭公使虜作殿前步帥中丞韓絳言茂實出自  
宮中迹涉可疑富弼引以爲殿帥蓋嘗同奉使交結  
有自弼皇恐待罪然朝廷考校茂實之除拜歲月非  
弼進擬出絳知蔡州弼乃止厚陵爲皇太子茂實入  
朝至東華門外居民樊用者迎馬首連呼曰虧你太  
尉茂實惶恐執詣有司以爲狂人而黥之知其實非  
狂人也茂實緣此求外郡至厚陵卽位避藩邸諱改

名攷頗疎之自知蔡州坐事移曹州憂恐以卒謚勤  
惠滕元發言嘗因其病問之至臥內茂實岸幘起坐  
其頭角巉然真龍種也全類其表蓋本朝內臣養子  
未有大用至節帥者此可驗矣其子詢字仲謀賢雅  
能詩有子與郎中作婿此可恠也

神宗初卽位慨然有取山後之志滕章敏首被擢用  
所以東坡詩云皇帝知公早虛懷第一人蓋欲委滕  
公以天下事也一日語及北虜曰太宗自燕京城下  
軍潰北虜追之僅得脫凡行在服御寶器盡爲所奪



從行宮嬪盡陷沒股上中兩箭歲歲必發其棄天下  
竟以箭創發之故虜乃不其戴天之讐反捐金繒數  
十萬事之爲人子孫當如是乎已而泣下久之蓋已  
有取北虜之志後永樂靈州之敗故鬱鬱不樂者尤  
甚愴聖志之不就也章敏公爲先子言

京兆李植字化光觀察使士衡之孫自少年好道不  
樂婚宦初爲侍禁約婚慈聖娶迎入門見鬼神千萬  
在前驚走踰墻避之后卽時還父母家俄選爲后焉  
植後自放田野往來關中洛陽汝州人以爲有道之

士也

李後主手書金字心經一卷賜其宮人喬氏喬氏後  
入太宗禁中間後主薨自內庭出經捨相國寺西塔  
以資薦且自書於後云故李氏國主宮人喬氏伏遇  
國主百日謹舍昔時賜妾所書般若心經一卷在相  
國寺西塔院伏願彌勒尊前持一花而見佛云云其  
後江南僧持歸故國置之天禧寺塔相輪中寺後大  
火相輪日火中墮落而經不損金陵寺守王君玉所  
得君玉卒子孫不能保之以歸甯鳳子儀家喬氏書



黑言  
在經後字整潔而詞甚愴惋所記止此徐鍇集南唐  
制誥有宮人喬氏出家誥豈斯人邪

徐常侍鉉自江南歸朝歷右散騎常侍貶靖難軍行  
軍司馬而卒于邠州鉉無子其弟鍇有後居金陵攝  
山前開茶肆號徐十郎有鉉錯誥勅備存甚多僕嘗  
至攝山求所謂十郎家觀之其間有自江南入朝初  
授官誥云歸明人僞銀青光祿大夫守太子率更令  
云云知內史乃江南宰相也銀青存其階官也

小說載伐江南大將獲李後主寵姬夜見燈轍閉目  
云烟氣易以蠟燈亦閉目云烟氣愈甚曰然則宮中  
未嘗點燭邪云宮中本閣每至夜則懸大寶珠光照  
一室如日中也觀此則李氏豪侈可知矣

楊宣懿察之母甚能文而教子以義方少不中禮輒  
朴之察省試房心爲明堂賦榜發科第二人報者至  
其母睡未起聞之大怒轉面向壁曰此兒辱我如此  
乃爲人所壓邪及察歸亦久不與語其年廷對宣懿  
果魁天下

歐陽文忠慶曆中爲諫官仁宗更用大臣韓富范諸



公將大有爲公銳意言事如論杜曾家事通嫂婢有子曾出知曹州卽自縊歿又論參知政事王舉正不才及宰臣晏殊賈昌朝舉館職凌景陽娶富人女賈有章有賊魏庭堅踰濫三人皆廢終身如此之類極多大忤權貴遂除修起居注知制誥韓富旣罷未幾以龍圖閣直學士爲河北部運令計議河北二相賈昌朝陳執中爭邊事其實宰相欲以事中之也曾令內侍供奉官王昭明同往相度河事公言今命侍從出使故事無內臣同行之理而臣實耻之朝廷從之

公在河北職事甚振無可中傷會公甥張氏幼孤鞠育於家嫁姪晟晟自處州司戶罷以僕陳諫同行張與諫通事發鞠於開封府右軍巡院張懼罪且圖自解免其語皆引公未嫁時事詞多醜鄙軍巡判官著作佐郎孫揆止勘張與諫通事不復枝蔓宰相聞之怒再命太常博士三司戶部判官蘇安世勘之遂盡用張前後語成案俄又差王昭明者堅勘蓋以公前事欲令釋憾也昭明至獄見安世所勘案牘視之駭曰昭明在官家左右無三日不說歐陽修今省判所



勸乃迎合宰相意加以大惡異日昭明喫劔不得安  
世聞之大懼竟不易揆所勸但劾歐公用張氏貲賈  
田產立戶事奏之宰相大怒公既降知制誥知滁州  
而安世坐牒三司取錄問人吏不聞奏降殿中丞泰  
州監稅昭明降壽春監稅公責詞云不知淑慎以遠  
罪辜知出非已族而鞠於私門知女歸有家而納之  
羣從向以訟起戾家之獄語連張氏之資券既不明  
辨無所驗以其久叅侍從免致深文可除延閣之名  
還序右垣之次仍歸漕節徃布郡條體予寬恩思釋

前答又安世責詞云汝受制按考法當窮審而乃巧  
爲朋比顧弭事端潛落偏說陰合傳會知朕慎重獄  
事不闕有司而妄徇私情替名胥役跡其阿比之意  
尚與朋黨之風云云其後王荆公爲蘇安世埋銘盛  
稱能回此獄而世殊不知揆守之於其前昭明主之  
于其後使安世不能有變改迎合也然則二人可謂  
奇士矣昭明後亦召用而揆饒州人終殿中丞當張  
獄之興陽關州外爲舉人上書極力救之今宋文集  
中有外書



達奚盈盈傳晏元獻家有之蓋唐人所撰也盈盈者  
天寶中貴人之妾姿艷貫絕一時會貴人者病同官  
之子爲千牛者失索之甚急明皇聞之詔大索京師  
無所不至而莫見其跡因問近往何處其父言貴人  
病嘗往問之詔且索貴人之室盈盈謂千牛曰今勢  
不能自隱矣出亦無甚害千牛懼得罪盈盈因教曰  
第不可言在此恐上問何往但云所見人物如此所  
見帘幕幃帳如此所食物如此勢不由已決無患矣  
旣出明皇大怒問之對如盈盈言上笑而不問後數

日號國夫人入內明皇戲謂曰何久藏少年不出邪  
夫人亦大笑而已謂人妾者智術固可慮矣又見天  
寶後掖庭戚屬莫不如此固可以久安邪此傳晏元  
獻子書藏其甥楊文仲家其間叙婦人姿色及情好  
曲折甚詳然大意若此也

龍衮江南錄云江南周后隨後主歸朝封鄭國夫人  
例隨命婦入宮每入輒數日而出必大泣罵後主聲  
聞于外後主多宛轉避之又韓玉汝家有李王歸朝  
後與金陵舊宮人書云此中日夕只以眼淚洗面



藝祖事周世宗功業初未大顯會世宗親征淮南駐蹕正陽距壽陽劉仁贍未下而藝祖分兵滁州距壽州四程皆大岫至清流關而上關去州三十里則平川而西澗又在滁城之西也是時江南李璟據一方國力全盛聞世宗親至淮上而滁州其控扼且援壽州命大將皇甫暉監軍姚鳳提兵十萬扼其地太祖以周軍數千與暉遇於清流關隘路周師大敗暉整全師入憇滁州城下會翊日再出太祖兵聚關下且虞暉兵再至問諸村人云有鎮州趙學究在村中教

學多智計村民有爭訟者多詣以決曲直太祖微服往訪之學究者固知爲趙點檢也迎見加禮太祖再三叩之學究曰皇甫暉威名冠南北太尉以其與已如何曰非敵也學究曰然彼之兵勢與已如何曰非其比也學究曰然兩軍之勝負如何曰彼方勝我敗畏其出兵所以問計於君也學究曰然且使彼來日整軍再來出戰師絕歸路不復有噍類矣太祖曰當復奈何學究曰我有奇計所謂因敗爲勝轉禍爲福者今關下有徑路人無行者雖驛軍亦不知之乃山



之背也可以直抵城下方阻西澗水大漲之時彼必謂我既敗之後無敢躡其後者誠能由山背小路率兵浮西澗水至城下斬關而入彼方戰勝而驕解甲休衆必不爲備可以得志所謂兵貴神速出其不意若彼來日整軍而出不可爲矣太祖大喜且命學究以指其路學究亦不辭而遣人前導卽下令誓師夜從小路行三軍跨馬浮西澗以迫城暉果不爲備奪門以入既入暉始聞之率親兵擐甲與太祖巷戰三縱而三擒之既主帥被擒矣或謂周師大兵且至城

中大亂自相蹂踐死亾不計數遂下滁州卽國史所載太祖曰餘人非我敵卽斬皇甫暉頭者此時也滁州旣破中斷壽州爲二救兵不至壽州爲孤軍周人得以擒仁贍自滁州始也擒暉送世宗正陽御寨世宗大喜見暉於簣中金創被體自撫視之暉仰面言我自貝州卒伍起兵佐李嗣源遂成唐莊宗之禍後率衆投江南位兼將相前後南北二朝大小數十戰未嘗敗而今日見擒於趙某者乃天贊趙某豈臣所能及因盛稱太祖之神武遂不肯治創不食而死至



今滁人一日五時鳴鐘以資薦暉云蓋淮南無山惟  
滁州邊淮有高山大川江淮相近處爲淮南屏蔽去  
金陵才一水隔耳旣失滁州不惟中斷壽州失接則  
淮南盡爲平地自是遂盡得淮南無復陣寨世宗乘  
滁州破竹之勢盡收淮南李璟割地稱臣者由太祖  
先擒皇甫暉首得滁州阻固之地故也此皇甫暉所  
以稱太祖爲神武者暉亦非常人知其天授非人力  
也其後真宗時所以建原廟於滁而殿曰端命者太  
祖歷試於周功業自此而成王業自此而始故號端

命蓋我宋之鎬沛也其趙學究卽韓王普也實與太  
祖定交於滁州引爲上介歸德軍節度巡官以至太  
祖受天命爲宗臣比跡于蕭曹者自滁州始也







